齊家西學

卷之一

De domus gubernatione.

a P. Alph. Vagnoni S.J.

5. tomi. –

tom. 1us 1º

極西高一志譔著

齊家西學

古絳景教堂藏板

遵教規凡譯經典諸書必三次看詳方允付梓茲鐫訂閱姓名于後

黎寧石

耶穌會中同學陽瑪諾共訂

伏若望

值會　傅汎際　准

齊家西學卷之一　目錄

齊家西學卷之一

極西　高一志　譔
虞城　楊天精
河東　衛斗樞
段　袞
韓　霖　較

齊夫婦

修身之學備矣、次以齊家、厥屬有夫婦、子女、僕婢、甸徒之四者、理家乃齊焉、

定偶第一章

有夫婦然後有子女有夫婦子女然後有內而僕婢外而佃徒種種家務起焉是故夫婦家之本也必有正則安守定職安盡焉如築室之先樹基也蓋造物主從太初時定之矣厥初生人止一男一女配爲夫婦令傳類爲萬民宗祖伉儷實定于此夫開闢之初生人最急胡不多婦而一止配一蓋正則安如此爾古曰寰宇大室也各室小寰宇也大室一陰一陽多陰時序必乖萬物必亂各室多陰配一陽可乎易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內外敵體則一婦不得二夫一夫亦不得二婦也審矣後世不稽物主原旨有妻復娶妾正則乖矣夫婦和則相慕相信相結相成焉多則和散信衰而離矣何定職之能盡乎蓋婦性易怒易妬多疑多慾一已難治何況于多一婦之子且難教多婦之子將柰何夫所營財賴婦蓄之增之多婦各利其有家業能勿替乎多婦之子厥習半繇毋毋恃色爭寵未能相睦爲之子者能相好不相尤耶古今明哲往往垂戒曰婦者亂倪禍胎難服之屬難

免之啻也。其賢者千百中一二而已。名賢罷辣多嘗曰、娶獲賢者福也。不娶而自適、乃更福也。或詢其斯曰、娶妻之安、兩日耳、入室初日與出喪終日也、理學之師東格勒恒悔結婚、他日或以婚問、答曰、魚欲入笱易。欲出笱難。第阿日搦志士也。曰、人于事未行之前、可悔者五、而婚爲之首、以其苦綿綿不絕。未試者不及慮而禦之也。古名士出妻、友責之曰、是豈不絜不姸不育耶、名士舉足答之曰、斯履豈不鮮美乎。詎識其于足苦快乎。一士臨終謂昆弟曰、吾生平之福、非妻減損之、庶幾備矣、噫、一妻不惡、尚減良夫之福。多婦不賢、福寧有幾哉。故前哲明婚姻之勢、或終不娶、或一娶不續、蓋曰、初渡海者不足異。未遇風浪之險也。再三渡者獨何與。理古我中古明賢也、曾治一國、或勸以嚴命俾人婚娶、賢者曰、婚姻當聽其自主、蓋婦女實爲禍階、勿强人也、乃知齊一婦之室。聖賢猶難之。況多婦之室。不賢之人乎。

擇婦第二章

擇婦有五戒、一曰、勿貧富不等。貧狹陋不堪、富驕貴

難服等則心易和齊也。古名賢箴友曰、勿娶富、娶富獲猛伴。弗獲善偶也。勿娶貧、娶貧得賤婢。不得正配也。從比大哉明師之旨、婦家等夫家。庶免二患矣。理古哉定國制中、嫁女不得崇奩過豐、恐女惡而富者易嫁。賢而貧者難嫁也。

二曰、勿年齒不齊。理古哉爲國立娶制、戒稱老稱者氣未完娶則損其身。弱其學。孱其子。老者氣已虛、娶則耗其力。減其智。夭其子。弟阿尼智王、訊再醮之老婦曰、國法可違、性理不可違、謂婦老不復有產理也。

或請于弟阿日搦曰、婚何時利、答曰、幼與老弗利也古譬曰、幼配老猶稺樹倚朽木、匪久俱敗耳

三曰、勿娶病弱。病弱者不能生育、即生育未有不病弱者、不能理家、即能理家亦不能久也、諺曰、母之胎孕無不傳子、健生健、弱生弱。娶者盍倣農之播谷種乎。擇其精者。其穡必善矣。

四曰、婦不欲太慧、不欲太癡。慧者過慮踰閑、擅權亂序。癡者不盡本業、不能從良夫指誨也。

五曰、非賢勿娶。蓋賢者縱貧且媸可以育子理家、古

所謂不盜之寶也、不賢雖尊富聰巧、有子必不肖理家必不成矣、古名士曰、娶妻如擲骰、幸而賢、和樂無已、不幸而不賢、懊恨無已、東格辣德嘗曰、吾向逢三患焉、蒙之學字一、貲之缺乏二、妻之猛悍三、雖幸免其二、至三則未能也、布路大各往世間士、悉數婦之不賢曰、一室之留也、良夫之累也、寧靜之敵也、生平之勞也、聯綿之患也、危殘之場也、苦累之媒也、無情之獸也、無底之井也、名士默南曰、海地之烈獸、未悪婦若也、蓋諸獸有術可馭、惡婦無力可服、無法可治也甚、而激言之曰、與配惡婦、寍逢猛虎、豐所爲西智王、値臣喪、不賢之妻慰之曰、幸矣哉、汝妻不亡、汝身汝室不存也、古蓋傳削聖人曰、智士娶婦所望者、非財也、非色也、德而已、蓋夫婦之和、子孫之育、家道之昌、獨係于德耳、聖經細陳賢婦之善曰、賢婦者、遠方之珍寶、一室之文章、內齊之表儀、良夫之安地、子息之光、天役婢之楨幹、親戚之依歸、窮寒之燠室、憂患之慰、堂幸而獲之、上主之所錫、非人力所能致也、

正職第三章

世物無全能、皆相須以存成也、觀造物主初生一男、即生一女、俾成伉儷、和睦立家、以正道垂萬禩、乃知夫婦之職、首在相眷相濟。相存相成矣。一病一事之。一憂一慰之。一迷一醒之。一邪一正之。一流蕩一簡持之。一歾一殯瘞之。治外者急積聚、居內者勤藏貯。一倡一隨。翕志併力。相資相安。至老未已也。次則以正道而生育焉。世物屬生歾者。未能久存。以傳類爲急。類存即已存也。傳類者非陰陽相合不成。二者一主生、一主孕、一主產、一主育、禽獸生子、亦一爲

一爲求食。手足拮据。互相存濟。至于人族。更爲明著。孕之懷之、飲之食之、毋之職也、提抱既免、教之誨之、疾療之、壯室之、不肖督責之、父之職也。然外內雖各爲主、而女陰男陽、婦必從夫、以爲起居之表焉。古博學之士布路大嘗曰、婦雖貴且尊、一室之權、悉係于夫也。正如酒與水合。酒爲主存。色與力。以爲宴會之需矣。又譬如日月。月主陰澤下物。光力悉借諸日。倘撻日。非特失其光。且致諸物乖亂。婦之尊榮權力。全係于夫。苟乘勢擅權。必將失榮亂室矣。然夫主婦權、

非如君主乎臣。有天澤之殊。神主乎形。有主客之分也。則凡夫視其婦。偶也。非婢也。相接非如外物。骨肉也。夫之智者、分權于婦。定其職。審其情性才能。而輕重付任之。正如海船。弘狹深淺。以智衡量。而載之以物也。

和睦第四章

造物主初造一男、遂取男一脇骨、造一女為配、是萬民之宗祖也。夫尊于婦、乃造以撮土、婦卑于夫、又造以夫脇、非明示以定相親和如一體也。其造畢命之曰、二人一體不得休離。從造聖保祿謂主旨曰、夫視婦。宜如股肱。脊領之。婦視夫。宜如元首。尊崇之。其道非和不立。家非和不齊也。蓋物之勢以是生者。亦以是成。夫婦之配從和生。則育子女。誨僕婢。治產業。非和何能成乎。諺曰、微業以和長、大業以戾消、是也、聖經云、夫婦不和、如兩牛負駕、角觸異適。終致覆車。文云、造物主所寵世人者三、昆弟親一。鄰里睦二。夫婦和三。而夫婦和為尤要。然其和以善。非以邪也。蓋婚姻之配、以相資相益而結也、濟惡恣邪、非夫婦之和。

賊黨之盟耳。善和者、必心和、言和、行和、三者備焉、凡夫婦之志異向者、喪和之本者也。古言曰、夫婦無情一生不寧。情和矣、而言可乖乎、蓋言乖猶棘茨也。非特傷衣。并傷體矣。經云、言和者息怒。逆者熾之。言和矣、命令尤不可悖。凡承命者、不能二適。使夫令動而婦令止、夫令南而婦令北、豈能并行之耶。觀琴瑟之絃須調、可証夫婦之行須和矣。諺曰、金試以石、情試以行、信哉、夫婦之和、如目。二目。從一觔而具。雖分左右。然啓閉上下、寤寐無時不合也。夫婦一體。雖職別

外內、志向惟一、然後成琴瑟之和焉。蓋夫之德成以三。和于主。和于人、和于己。而和于主爲首。婦之賢亦成以三。和于夫。和于子。和于鄰。而和于夫爲首也。

全和第五章

夫婦貴和矣、而傷和之端有四、不可不審也。曰邪淫。曰嫌疑。曰忿怒。曰踰分。邪淫者、夫婦係一體而分。又復結成一體。必相親相信、俱順上主之命。不得自主還相爲主也。二者一有他適、即悖伉儷之義。豈獨婦人邪淫爲罪耶。古名賢曰、夫婦之和。多係于夫。不識

10

他婦婦不識他夫也。夫婦之道，如日月之會，爲近遠未嘗違黃赤二道，日恒施光，月恒接之，因以爲美。遇地影蝕而醜矣。夫婦相從相愛，或近或遠，無不光美。淫邪中隔，榮失和傷矣。

嫌疑者，夫婦之和，本于親愛，愛愈切，和愈固。愛情之勢，不容他情參之。既有嫌疑，則愛情消，和意離矣。人情易變，朝愛暮憎，暮愛朝憎，不自知也。矧魔誘人妬，情好易間，或無他端，而所値事勢人情稍有齟齬，亦易生嫌。嫌隙一生，理竅必蔽，猖厲搆怨，徵色發聲譁詈不已，謗訐隨之，恨無可洩，或至自殺，甚或毒傷以雪其忿。故聖經箴夫曰：勿輕生疑，疑則情疎和失，怨恨不止矣。故夫婦之間，謹防嫌隙，偶爾懷疑，且勿外泄，徐稽疑跡，據理緩決之也。豐所爲西國智王，聞讒夫婦相嫌者，曰：夫婦求嫌疑不生，和睦不失，必使夫聾婦瞶乃可。何也？聾則不聞婦之言，不聞人之譖；瞶則不覩夫之失，不覩外至之端也。

忿怒者，女性虛弱易怒，夫性聰剛亦易怒，加以室家之繁，子女之累，婢役之愚，及諸突至不虞之事，夫婦

之怒如火加薪遇風更熾烈難止矣上古西國婚者初祭土神先去牲膽焚之神前以膽者忿怒之寔示夫婦既結戒忿存和以齊其家也故夫婦之賢者非止預防未怒之先又多備夫治怒之道甚遇觸輒怒者常情也智者不免宿怒不釋者非人情也獸之猛也欲息諸怒莫若以忍蓋怒如火也除薪料未有不熄者以忍迎以[illegible]善處怒未有不息者也西土古賢宴一友其[illegible]友不安辭去主人留之曰吾忍三十二載爾不能忍一時乎客服其言妻亦聞而

改過焉束格辣德上世大賢也妻山第伯性悍或問何以忍之賢答曰水車之輪無時不囂嘗無怨者吾于妻亦作是觀耳他日一友請問賢答曰子室中育鷄鵝否友曰育矣曰子何聞其喧聒而不怒也友曰鷄生卵矣曰妻亦生子他日又問答曰吾欲并忍外難先習忍內道耳厄勒義聖人訓夫婦以和曰宇內德無不缺人無不失欲人忍已已宜不忍人耶則夫勿思其忍于婦者惟思婦所忍于己者也婦勿思其忍于夫者惟思夫所忍于己者也相忍相恕庶和不

傷也。莫尼加西土聖德婦、夫未從聖教性甚狠戾、犯鄰知而哀之、寬慰焉、聖婦怡然曰、凡女結婚、即聽夫命矣、敢怨尤、後竟化其夫、嗟嗟、一生之戾服而化之一時之怒、不忍而受之乎。夫婦之和、初雖黽勉、久則潑而莫解。木板初膠易裂。久則堅矣。夫婦之怒猶火也、非加言薪、匪久撲滅。原情倍篤矣、古所謂相脊之怒。反爲奮情之端。婦和之風是也。

踰分者、夫婦有定位。越分侵職。失和之繇也。日司乎陽。月司乎陰。躔次度數不忒、時序流行焉。萬物生育焉。里未亞西國名后也、獲王寵、問其道、曰、守內分。不預外政。以夫情爲情。不至逆而失敬。嗚乎得之矣。

夫箴第六章

古言曰、臣之表、君也、妻之表、夫也、夫之正邪不過于妻者無之、夫欲正妻以齊其家、莫若結以和。先以善道以身。聳以智也。否則拂之、強之、愚之、若狂風強脫人衣。人持愈固。豈若大陽以煖薰人。人自解衣而退之乎。

次忌慍物之勢、貴中。過不及、弊等耳。諺曰、風過朽腐。

覆而沈之婦值懦夫䘖而敗之信夫婦性好勝、好自
主、遇夫之懦必駕其上矣厄日多國有鱷魚、值愞者
愬而追之敢者愞焉而退婦性亦然讓之而悍、亢之
則馴矣、古言曰、女子值男之弱爲豹爲狼值男之强
爲雞爲羊古賢訓其新婚之子曰、爾既新婚、宜制婦、
勿爲婦制也、蓋婦出于夫、造物者屬之于夫、婦雖正
位于內、權悉屬之于夫、婦屬夫權、一室二主矣、主將
變役、何能齊家焉、
三忌嬉、婚姻之道、以節以敬纖悉之跡是羞是避蓋
微端啓大節敗矣古言曰、夫寵其妻、妾也然必以正
情求久不間矣或諺無外淫一聖訓之曰酔于室酔
于市等耳蓋恣淫于夫婦間獨非罪乎是故夫婦有
別接之以禮古所云相敬如賓也西都有名臣見自
戲其妻者、奏褫其職曰、無閨儀能襄國政乎易曰、婦
子嘻嘻、失家節、是也、
四忌瀆、密事、妻爲生死之偶全體之半內治之助室
中之事妾莫同謀矣至室外之務之政或友所寄之
密情是不可寄于婦者也婦女之性喜新輕言、不知

密秘以傳聞爲快古昔賢士三色夫者蒙主佑賜大力千萬人莫敵也妻欲聞得力之繇夫初不洩後巧探知之未幾爲敵迫而泄致喪其夫故聖經戒人曰勿示爾心于婦將辱爾西土或訴于賢安弟法搦以妻漏密事賢者責之曰非妻之罪寄密于婦與妄漏于衆無異也加多上古聞士每日常悔者有三洩密秘于妻者爲大夫男子剛正猶不能自含密情豈能望于柔弱之女子哉

一忌私愛婦性甚狡誘夫從己必恃愛情取信既獲寵信然後惟所欲爲也撒羅滿古名王蒙主異寵賜以智能超越諸王初謹于事主勤于國政尋迷于臣妾忘本敗政矣故名賢戒其子曰恃妻愛以齊家終致濟惡也古言曰佞人婦人圖欺人必飾言色以媚之因以陷之智者于婦之愛非惟不恃且慎之矣

六勿慢勿吝婦與夫既一體則夫輕其婦即輕其體以至輕其子也古名哲曰輕妻不敬是以妻爲婢以子爲奴以己爲役也田之茂荒係于溉澤多寡夫于其婦敬之厚之非特安其心柔其志且使澤一家也

如日之照月光輝盛滿萬物豐美倘失敬與惠使妻失志子奔室家之道衰矣

婦箴第七章

賢婦之節古哲約之以五一毋好飾二毋好游三毋好言四毋好問五毋好杏毋好飾者以好飾非假爲妍美必掩其醜惡也古名聖曰文飾過分者傲之旗魔之媒姤之招貧之蠹也比大哉曰婦女之正飾非珍衣也貞德也彼時壞此時盛彼招姤此起敬彼誨淫此防淫豈不信哉貴樂古賢之妻[illegible]夫命未嘗[illegible]

飾于首或問之答曰吾以良夫之德爲首飾也又有智士曰賢婦專于內飾不暇外飾正以无飾爲飾也或問于賢婦曰貴室之婦多佩珍香汝獨否何也答曰无香正爲貞貞婦之香旨哉言與然女勢不等捐[illegible]之飾亦不可廢取其宜存其体順其夫非特不傷義損貞尚有益于内知也儒理亞蕭王之女婚夕斥文綉不御次日乃盛飾父問故對曰昨悅父目今悅夫目矣然夫之智者所責于妻非衣之華惟德之美耳蓋凡婦女飾于外必荒于內也毋好游者婦專閫内

督家政好游者廢職啓疑東格祿德大賢也妻遇客集將出觀賢責之曰爾出非欲見人乃欲見于人也古士蘇爾彼治家甚嚴妻出不隱面爾彼黜之曰爾婦出必隱面以內顯其夫也爾欲見于人則非我妻矣昔歐玻名哲聞一友譽鄰婦責之曰妻各有夫不宜爲人識況譽之耶月會日時絕不見少離少見正對光滿矣賢婦反是對夫則可見夫夫遠隱愈深矣婦之出游見所不宜見聞所不宜聞歸而外誘之倪時躍于心潔者汚靜者擾矣珍服鮮衣固藏于匱百

載弗損一着染塵點色失矣近古名聖自道曰出接外物而歸不若未出時純潔況婦女耶蓋婦女之貞如玻璃微氣噓之足以汚之也

毋多言者多言婦之常態古曰婦性彌短于力彌長于舌是也又曰老人婦人童子所不能守者緘默也古諺曰急流可止婦言難禁是故賢婦稀言聖經所貴謂一稀言而智廉貞謹諸美具見矣不然露其身與室及諸人之短啓紊亂之端不淺也古之名哲嘗曰人之屋皆有二門以漏其情一戶之口一妻之口

人戸皆知嚴防妻口率多疎畧何也夫一言債事智
夫寡言犹或疾之况愚婦之多口哉
毋好閒者閒諸惡之媒也正務一息邪念旋萌內工
既輟外誘迭進矣婦之正職主于閫內无多閒歇好
閒者家政必荒矣聖經云閒致匱乏則富室之患莫
甚于好閒之婦也昔一婦問于賢者貧何繇富答曰
以織以育而已令婦好閒則織育之功廢欲富難矣
蓋富者以閒而貧則貧而閒者何繇富耶上世閒士
嘗曰與娶尊富寧娶卑寒蓋習閒易貧苦工易富以

故聖經詳叙賢婦之德曰或勤織絡或囑婢役或治
于女或受外積或施內儲或補夫缺或應室務朝夕
拮据因而寵于夫孝于子孫敬于鄰里戴于姻親榮
福之備豈好閒者所能致哉
好奢者婦人未經積財之苦未試年老之難迷于
華麗之飾費出无經故聖經譽賢婦之德必述其善
有良夫所聚之資也先知者圖夫婦之道盡二牛並
耕致禾稼盛茂意示夫婦既任婚姻之駕應合志併
力致家資之盛耳倘一勤一怠一聚一散則財何繇

聚葉何緣盛共夫古賢訓婦寓言曰蜩螗之虫夏月喧囂不止不慮積儲冬月乏食苦死矣婦之愚者如之故曰智婦勤工增夫之積用時與奢宜儉所以禦日後之難杜其夫與子之怨也至若濟窮賑患則反是蓋造物主豐爾產加爾資非[illegible][illegible]之欲公之積德于近備功于後也財資之豐大不如仁慈之美捐資以加仁功更益之矣所施財物如貸人而取息也聖經每云凡爾所施于貧者物主受之如施于己豈不百倍報之耶又云爾施于人主必施于爾又云知捨于窮者不能窮何也施如稼然稼一而穡十也物主至慈至優何曾見吝于生民乎爾未生主尚生爾爾未求主尚與爾爾未富主尚富爾倍爾葉豐爾產不圖爾利爾報也況爾發慈志施爾積報主恩則豈至廢爾功不堅之償之厚之耶經云授福于受益主于授受之際必不欲負也古之名聖曰物主于人若爭競然此以減損彼以增益此以奉命而施彼以嘉忠而報也又有聖人嘆曰異哉施捨之功授受之際利益多歸于授者何也受者仍多空乏授者其富依然未

見損減仁德之功、且倍積矣。故知賢婦于斯、益吝无
儉夫之仁智者、非特弗禁之、尚以是誨之、因建奇功、
福甚室于无窮矣。

偕老第八章

或問、既結婚、可復出否。答曰、考聖經、造物者初生夫
婦兩人、令其和諧、生育子孫、偕老不離也。天主降世
時、或以出妻爲問主、主立規誡曰、一夫一婦、上主所結、
苟非大故、而棄妻他娶、棄夫他適、即負罪上主、不可
逃也。聖釋註曰、婦蒙不潔、失婦義也、謂之大故。夫
分揚絶之、然不復他配、婦亦不他嫁、各守其節、或悛
則復和、不然、夫婦俱罹淫罰、是爲大主定規、萬不可
悖也。孫是先賢毎曰、市器物者、先試以定取舍。配婦
不然。婚既結、雖愚醜病老、終身不離也。當時聖徒問
曰、婚姻之勢、如是迫切、則配娶似爲不利也。主答曰、
是福不可勝言。然非愚俗所及也。世道非伉儷不成、
伉儷非求和難全、則休離斷斷不可、一休離、多致患
孽、啓釁隙、傷親情、招謗議、婦棄原夫他適、辱身傷倫、
爲衆厭棄、休婦他配、獨不爲醜乎、妻出所遺子女、受

20

辱沒世難雪、夙昔密情、生平恩惠、一旦漏泄消亡、婦之眷屬婢役、怨恨憂傷、家業潰散、一室之中、何恃而不敗耶、故夫之智者、偶遇嫌隙、不輕信、即信不妄言、言亦不敢大露以取辱、古言曰、火始熾、勿加之薪、疑始萌、勿加之意、勿加之言、愚者昧是、圖雪辱而反加辱矣、

再婚第九章

或問喪偶再婚可乎、曰可、夫婦固主所立、生死相依、不失正節、則初婚再婚、義也、禮也、弗犯上主之命、較論之、不復婚者節更高矣、以實理驗之、一曰、人以貞潔類天神、超世俗婚姻、則類地獸、從陋俗矣、鰥寡之節、較之婚姻之節、更貞更潔、聖經較列二貞之功報曰、守一夫一婦之貞者、報如種一而收三十、守鰥寡之貞者、如種一而收六十、則守節之貞、高于婚姻之貞、如六十之于三十矣、保祿聖人、昔親領主教、并宣傳之命者、其論婚配之禮曰、凡喪偶而復婚、非罪也、然不若守節、更為祥福、更為奇特矣、中華之制、凡有節婦、朝廷旌之、親友賀之、後世表之、貞節非高于再

婚者東西諸國何以其尊寵之耶

二曰夫在則婦必聽命不得自主也婦在夫配之不得自主其身也故曰夫婦互主互役終身不得休離罷西畧名聖甚言婚姻之苦曰結婚非他同鎖之雙囚也相牽相隨無可逃可別之理故相就相忍且同負養育及家務重任至歿可寧息也至一偶亡婚結遂釋乃得自主自適矣何須復婚失所新得自專之權乎魚幸出罾禽幸出籠知戒于後民之靈者不如鱗羽之愚傷哉

三曰婚姻之苦甚繁甚重無處不遇無時可免也婚而悔者十九也婚而安者十一也幸免矣復投其中謂之何哉既免大海之險而復求漂洋自致死浪中不足憐恤矣亞你亞西士賢婦也嫁賢士而寡所親計奪其貞志婦固辭曰復嫁者賢耶未免恒懼其失不肖耶未免恒悔其得竟誓志不改若味亦西名士也偶鰥女亦寡父勸女復嫁女對曰父不復娶我可復嫁耶父曰吾懼不得前婦之賢女曰吾亦懼不得前夫之善也父子井貞節享静絜之樂終身不悔

四曰、凡已經婚配之累非有大故、復續婚者、是必昧于事。沈于欲。薄于情者也。賢婦生勒亞喪夫守節、或勸以嫁、答曰前夫雖死于人。未死于我。復嫁何爲。玻齊亞氏父夫俱西名士、夫亡憂不止、或責之曰、憂至何日方止、答曰終之日。止之年。矣。雖然、或無後或妙年。志願未確。力量不及。危于時勢。苦于自用。再婚可也。保祿聖人每曰、與燃以慾。火寧婚而免燃乎。要之。非其至也。西諸國依古聖立規、守貞者衆尊戴之。鉄之則周恤之不使困以致敗節也。繇是盎博削聖人勸民守節曰、凡喪偶勿慮子處、盎貞潔者、好獨好隱。天神爲之侔。矣且無慮無以爲生、盎天主自保爾命。掌爾務。且令仁士敬慕濟扶不已也。倘曰、所有子女、望再婚教育之、乃再婚者、多棄前子、育後子、或分心分力于兩子、不仁不公之罪、難免矣、又或曰、再婚求後能、必再婚必生育乎、生育矣、能保其必存乎、存矣能保其克肖乎、數者一不如意、悔何及。茲此大聖論、非以毁再婚。用以醒愚俗。冀不迷于世情之淺陋。致棄貞潔之美功焉耳。

終

齊家西學 卷之二

齊家西學卷之二目録

01

止

耶穌會中同學　費奇規　龍華民　鄧玉函　共訂
值會　陽瑪諾　准

齊家西學卷之二

極西　高一志　撰
虞城　楊天精
河東　段袞
韓霖　較

齊童幼

夫婦之學已明、次以生育而教子之道當講矣、余既以童幼教育書別行、實齊家西學一大支也、茲詳列如左、

教育之原第一章

造室者先築其基佃田者先墾其地養幼之道必以二親為基地蓋父母之清濁正邪大都傳於所遺之種故欲免後之不肖必慎於婚媾之初而慎之道有三一曰配以時二曰擇以賢三曰交以正三者廢一而教育之道病矣

夫婚娶而計養育誠人道急務哉然必俟其時勿以蚤基害彼孳尾有時非時弗鳴配在鳥獸猶明矣盍養育主力與氣力因年長氣因時清躰欲蚤婚安能即產即產或務不能存譬穀種未熟滿而播之必弗生即生亦易壞也夫生育大道乃急為子受室欲繼嗣反乏之嗣不亦愚執即使童幼夫婦俾養而成未能治身安能教子故吾西先哲定婚時男以三旬女以二旬今雖不盡然亦未甚相遠盍必是時血氣清凝足以生養心志光明足以教訓故乏之後者少成德者多也

婚姻之道不惟其實惟其稱首當慎年盍老婦得少夫老夫得少妻均可醜也且雖有時生育然能成功

者必矣。次當慎血氣。果核爲蟲蝕。苗秀花實多如之。諸品皆然。獨傳元祖美種。可不加愼乎。嘗見人家相承惡疾、不能復立者種種、可哀也。旣年合而血氣清矣、又當察其性情、或欲貿鏡、匪獨觀其貴美也、先試其對正像否、欲婚姻者、可獨計其貴美、而不察其性之和順也耶。昔西賢后、聞名臣有娶貴美而無德者、嘆曰、夫夫也婚媾惟隨目而已。曩有賢士、聞窮士娶貴室者、笑曰、此人也、往得主人矣。可謂娶婦耶。凡世間妖孽。皆繇于二氣不和。故夫婦情乖則禍搆。尚望

成養育功乎。往有智者、數年約婚不就、或譏之、答曰、買田植穀、猶兢兢焉審察無已。娶妻植後嗣。可草草乎。況買田有誤。猶可改也。若擇妻有誤。莫可移矣。遲遲奚傷。或曰、女子性情順否、何從知之。吾中華未嘗不愼、未定厥祥先察厥辰、次且屢詢星命、而猶未足如意也。柰之何。予曰、世間諸慮莫甚乎星家之言、乃或依其言而結婚矣、後日反目、絡疾塞窮斷絃者有之、何解與。蓋星象者運之自然。吉凶者乃　天主所降也。試觀同辰、同刻、生養者、而貧富、愚智、卑尊、吉凶、不

筭、天運之時、雖可以術推、而　天主之命、必未可以人定也、古之聖賢談吉凶、以爲善惡之應也、宇內衆力、未能强我造惡、則宇內衆力、亦未能强我投凶、是故人之志、强於星辰、强於宇內衆力也、星家旣不能知人志之善惡、豈能預筭生人之吉凶乎、往有士、欲行一事、問星家可否、荅曰否、遂弗行、竟失機害事、次遇事又問、荅曰可、依而行之、乃遭難失事、星家之言、豈可信乎、吾西國欲娶得賢者、先詢其鄰與內外之戚、然後定爲、究竟希不如意者、蓋閨閣之性情、不可隱、常乘隙而著、其光則所居之處、自有徵應、何必指星家之虛言也哉。

欲全婚姻之正道、旣待其時、擇其賢、尚有所慎、則養子之正意也、若圖逞欲、狎昵則與游俠邪溺淫伎無擇矣、古聖云、凡娶而惟供其私欲、此以本室爲歌院、以本妻爲歌伎耳、可不哂哉、

疇昔有士、妄誇絕無他遇、乃獨耽於本耦、賢者聞而譏之曰、醉於室與醉於市、悠等耳、賢者尚不敢恣肆于本室、彼有他遇、及畜侍嬖、供私欲者、夫婦之乖、子孫

之差、庶嫡之爭、血氣之衰、名聞之損、業資之敗、及一切不測之禍、悉從此生矣。故先哲責淫者曰、殆共種於溝壑、豈若種於美區、種於他田、豈若種於本畝、況田少易治、必盛、田多難脩、必荒矣、殆共特牧斯德爲中古名士、適遇美伎、招之、辭曰、吾有正室、外矣、以暫樂售永辱、吾弗能也。且志養育者、不獨戒邪色、猶戒邪情焉、蓋親情正邪、槩通於子。古者第阿目搦是一董狂痴、曰、其親必於迷酒時生此兒、不然、何狂痴乃爾、故吾西俗大家多設聖人賢女像於室、欲夫婦目擊而心思之、以正其性情、不容妄説邪俗亂生育之大功也。

育之功第二章

夫子既以正生矣、則必以正道育成之、何也、物之始造、必有闕、漸治之、斯全也、百工磋磨以成物、飛鳥翼覆以哺雛、況育其子者乎、倘不親懷而寄乳母養之于外、甚不宜也、蓋嬰兒爲父母一枝、以愛已之心愛之、以養已之情養之、於是提扶調治而不少數、乳母惟利是視、無骨肉之情、懷抱必有異焉者矣、嘗聞本母

恤其子、或委命陷險、或服毒迎危、或剖胎饑斃、終不替其恤愛之心、乳母希聞如是者、即使彼此齊愛而養育清濁、亦必有異、奇美之木、樹之原地、易植且盛、樹之異地、雖培植難成焉、故孩提得原胎之精氣、未有不長成、外母之乳、必不若也、昔有迫於窮者、棄子曠野、有狼代乳之、後棄子人形也、而行猛獸之事、又有從孩提茹驢乳者、久之遂愚鹵、又有少時無乳、接羊乳以養者、其子長成、躁躍驅馳、狀與童羖無異、以此觀之、初生之子、未有不隨乳氣清濁者、使孺子習長於愚魯之婦、其不壞而爲愚魯者鮮矣、況母子相守愈密、必相愛愈慇殷、設使懷抱托諸他人、則恩情將臧於本母矣、昔有一母告子不孝士師、士師曰、汝向親盡懷抱之恩否、母曰否、士師曰、汝未盡慈、難責子盡孝矣、雖爲子者未全獲二親之恩、宜以誠孝報之、然親以是施子、亦以是報、人情固然、造化主生女兩乳、而養育之際、又俾湧美乳、豈不欲爲母者親懷其子、弗待人之代養也耶、或曰、母或感疾病、或氣禀之薄、不能親懷、柰何、曰、不獲已、招迎乳母、必首擇其善懷抱

者、次欲其不迷於色、不迷於酒、不病於言、蓋多色多酒之母、生乳極濁、食之不但禀躰之薄、且沾惡疾焉。若其言、必欲正實、不使訛言淫聲、溺子於邪、故不得已而招乳母、必定招之於家、勿令出外、蓋家人之言、大抵靜正、且不離二親目耳、或審其音聲、或察其動靜、不俾美性之純、危於邪俗也。噫、害人得實玩、則以錦綉什襲藏之、非時弗啓、亦不令人易見也。子無價寶也、乃輕寄之愚婦乎哉。曰落厄抹聖人、嘗誌古有乳母、恣於酒色、淫言邪行、養子未滿十歲、已無所不為矣。又一孺子、僅四歲、即善詈且淫訛、異而問故、或答曰、罪在乳母、繇是觀之、懷抱正功、槩係於慈母之殷勤也明矣。

教之主第三章

懷抱之功既成、父教宜早施矣、蓋育子者、雖係二親、但其重者、繇于陽之剛耳、諺曰、魚之小學、大魚而躍于淵。牛之小學、大牛而犁於田。鳥之小學、大鳥而戾于天。西有一鳥、喜舒翼𣪽高、正對日輪、瞪目不避、仍欲教其子、則攫而懸之、其對日光不閉目者、愛而存

養之。若閉目不克當日光者，委棄不育養矣。西士又有小鵲類畫眉者，聲至美，欲教其子，自鳴而引之，不正音對和不息也。鹿教其子以奔，貍教其子以媚，狼教其子以貪。熊生僅肉團耳，自視之非熊也，用舌舔摩脩治之，漸成熊矣。嗚乎，禽獸皆欲其子肖，人乃不欲其子肖耶。況彼禽獸初生，即具毛羽爪甲，不俟衣履，不待教習，而已知避害趨利。人之生也，赤身出胎，至弱未能移步，至愚未足明理，令弗得嚴親之教，如瞽者之行，不得援引，必將投足巉巖矣。海中之危舟高且堅，非長年引之，猶未能當。而小艇之弱，可以當之耶。噫嘻，世道險海也。智者多滯，且況愚童，非智親提扶，可免身神之溺耶。往者的阿日搦古學名賢，適遇小童笑傲於途，則以杖叩其父曰，夫爾子慢也，惟爾之罪，豈得辭。古嚴治國法，尤嚴教幼法，出令凡有子弗能教者，終身不許其子供養之。鶴善養其子，老而毛落軀弱，恒藉其子之養。厄馬大禽也，憐於育子，不能覆且帶子，大而亦以是復之，乃知凡預圖其子之養，莫善乎先施教育之恩。倘未能盡父道，何望

9

後之盡子道乎、世人急於生子、而不思教誨、平生勤苦積財、竟不思財之主當爲何人、格辣德上古聞士也、欲變本鄉亂俗、登高大呼曰、人何爲自欺乎、吾黨恒思聚財廣地、而其所寄之子若孫、乃弗之顧、是所謂備美履而不忌傷足者耳。哀扎昔有賢士、見富人怠於教子、譏之曰、汝計富子孫、乃不教之以善、用猶授戈童穉。而不示之以法、不將害人、并害己乎。吾嘗謂爲父貽財於子、而不教以正、是貽鴆毒而不施解毒之藥也。故君子先教其子、習之于學問、進之于道德、然後美貲令聞豐爵、皆可致也、吾西古俗、用人先審其家教、後進黜焉、昔傅學之士、往朝領命、王知其子不肖、辭之曰、爾未盡天主所任職、而循望盡吾所任職乎。夫承教之子、內順仁親、外和主命、爲親之榮、爲邦之榦、不教之子、內逆乎親、外越法度、爲親之憂、爲邦之蠹、有子者宜何擇焉。

教之助第四章

嚴親雖望其子成立、然力或不能獨教也、必有善士以助其功、是以智者稱師爲二父焉。所以爲補全父

毋之恩也。蓋父毋生我，使遊于世，而賢師教我，使遊於道。父毋生我，爲我於世苦，而賢師導我，援我于諸苦。父毋生我，未能使我不死，而賢師教我，乃使吾道德不敗滅也。罷勃多，上古大賢也，嘗謂天主之廣濟、父毋之養育、賢師之教習，爲三不可測，并不可報者哉。斐里伯往爲西國智王，初聞世子生，曰，天主賜我子，喜其可以承祧，又幸亞里斯多名賢可師，喜更甚矣。其子歷山學既成，有臣問曰，斐里伯王父也，亞里斯多王師也，二恩孰大。王曰，父使我嗣國爲王。師使我爲國明王。彼傳性，此傳學，則善師之功，親多矣。巴濟玩，中古名賢也，以義禮聞於時。子染邪習，恐已不能救也，乃引之鄰邦名辣責德莫納，使日侍賢師。未幾其子果去舊染，而成美業。夫以賢德之親，不能攻其子之惡，而賢師之教能攻之，師不急乎哉。昔者厄肋濟亞，文學名國，有一童習于罷辣多名門，久之學成而歸，適覩其父詬厲，大怪曰，侍罷辣多，未聞如是也。父於此恐，吾所脩悉亡矣。於乎。世之不善教其子，而反害其師之正教者，可勝數哉。故親之智者，特延

善師以善其子如良農既植美樹接以善種譩譆童穉為美種之苗可不慎其所接也耶都畧氏往為吾西文師譏怠於教子者曰人命極脆未識其終日之期人子至愚未識其將來之品不早延賢師教之可為智乎泰西總都有智王名曰輿肋畧將終予幼時有賢臣命之傳曰以此藐諸孤辱在賢師（國家之重實式憑之）正敎之則治否則亂又語子曰吾已知天主嚴命不可辭也然吾向未敢負天旨家志乎慈國志乎仁爾代我惟賢師是從慈仁不失則家國可理也王乎可謂

知教也已伯路大哥下古西賢嘆曰人有田無不覔敏農治之有畜無不覔勤童牧之有舟無不托智工操之有子且將為田與畜與舟之主而反不覔善師以訓之愚哉大家資器物種種必奇其良子乃家督也乃獨不欲其良愚哉或欲畫祖考遺像必托巧工乃教子孫成立肖祖考之活像可不擇賢師以繪之乎往者亞里第斯為名學之領或有子使遊其門問束脩曰數十金父意太多曰此金之重足得一僕師曰然若爾異時必將得二僕焉是以知先學使家室

之貲必不使子孫之教西士有居室甚貧乃立供師惟謹有人詰之曰若尚未足供室奚以供師爲答曰積貲不若訓子供室不若供師財貨於子無教室將傾矣故親之知道者但有子先計其師然後計其貲也厄肋濟亞吾士鄰國也古俗恐人有因冗失訓其子則在任立公學延四方名師重其祿以公教之又恐有憐不教子者則立公司以指其迷而開導之令吾西國特立大學遍邀賢師專務幼教又有士既成學不計爵祿榮達但圖立功天主利益國家設學領訓者卽耶穌會也或開蒙學或脩文教或談天文或剖性理或闡聖道皆合力同志務于幼教必使其知天上有主宰治人物而當敬國中有皇敷命大衆而當忠室內有親教養百凡而當孝日日如是處處如是此教之大旨也

教之法第五章

父師之教維何曰言曰身夫童稺之心如未書素簡親師之舌如筆墨寫書必入之深而後存之久也故嚴親明師務慎始教希而不繁正而不僻庶得其宜

耳。或問賢者、師孰爲善、答曰、希言之師、問故、曰、其言彌多、其意彌虛、言多而無實意、奚足尚哉、宇內惟希者貴、美有重寶焉、藏而不露、乃教之妙、肯以浮言多露乎、昔有賢者延師、適二人同至、未識誰可、欲試之、請言、其一便佞口給、其一希言人也、遂擇希言者、曰、器之虛、雖小而發音大、器之實、雖大而發音小、古言曰、多言之工、十載不成器、多言之師、能成人美器乎、夫教幼之言雖善、且宜希而不繁、則夫妄誕汚罪之言、奚可哉、罷辣多大賢、常戒乳母、勿使亂述邪言、旨、

童心者、蠟印易成迹、古詩云、陶器初染之氣、終于不去、故童幼初聞之邪聲、究竟難忘、則智父明師、必須正言立訓、乃可以教子也、雖然、身教尤急焉、蓋言教如雷迅發、震響非不警人、未幾遂散歸烏有、身教如銃、匪但虛響、發彈直能毀僵所遭之物、究其所以然、目擊較耳聞、振動之心尤切、何也、心在目、目即心目、所視、通乎心者速、耳所聞、達乎心者遲也、色搦加嘗謂、言道紆曲遐而遲行之難、身道徑直近而速達之、易泰西詩云、汝欲吾哭、先須汝哭、汝欲吾歌、先須汝

歌。豈有以其所好、及其所教、而能成者哉。夫諸飛走
非待言傳而無悖焉、天道何言、而行無謬、萬物育焉。
至于百工之事。學者雖聞細論、非見其師已成之功、
不能熟其藝焉。初學繪者、須摹古畫、初學書者、須臨
美帖、敎子何獨不然。農者欲脩小樹使直、必縛諸端
木。繪者欲畫直線、必持乎正矩。夫親師自正、乃童幼
之端木與正矩也。色瑯加曰、諸幼之不肖、從親與師
兩身而成焉。蓋子之愚者、視親師所行之邪、不知其
邪也、以爲其所當行者耳。歷山王、始學于數師、畧泥

大誠德慱學之士也、但疵辭不能正行、歷山不覺法
之、而終身多見疵辭之狀、噫嘻、師之微疾、習染如此。
則師之邪、非徒易入於心、既入難出若此矣。古者或
爲子延師、得士之文清而身淫者、異而詰之、師曰、向
爾請我敎書、特賃吾舌、豈賃吾身哉。其親大嗔曰、陋
哉、古今聖賢擇師、重在德行、文言非美行應之、何足
尚其辭之去。瑪辣加西北國古聖也、幼時始學、至鄉
師門、忽覩其輕玩狀、則退曰、夫夫也、未知守身、而足
敎人乎。噫、親師之身、幼子之鑑也、學者往而照之、目

15

恆在焉。則其所發之像。不論正邪。必以爲其正像矣。
雖然、幼學者亦親師之鑑也。正邪靜動。彼俱肖此。故
親師之賢智者。先求諸身焉。蓋教成乎信。親師不行
所言。而行其所禁。學者能信之乎。不信而學可進乎。
色搦加嘗云、亂斯世者、莫若師之善言而不善行者、
利古兒哉上古制綱紀、衆無敢違命者、或問故答曰、
吾未命而先行。則吾所踐之跡。衆不敢不踐之也。昔
一大將、欲征敵國、率戰象及河將濟、羣象百誘不肯
進、或爲之計、執刀傷首象、而先度首象。圖復讐忿而
從之。衆悉濟。或嘆曰、嗟乎、教率以千計未克濟、而一
身教之遂濟也、則信哉、言者易造、而難得信于人、行
者難造、而易得信于人也、親師立正教、空何從焉、

教之翼第六章

親之溺愛者、不忍責其子之惡、使惡念日長、而美質
病。師之過嚴者、不奬掖其童之善、使善志時屈、而學
業衰。古之名賢束鑠氏嘗曰、治之法。妙在賞罰。兒教
之比治尤難。非執賞罰兩端也。烏乎成。是以先哲嘗
謂賞罰之於教育也。如鳥雙翼。如舟雙槳。二者廢一。

16

不可。夫幼穉者、稟氣之盛、莫不躁急、率情任意、所愛、所憎、所惧、所望、舉動莫不踰閑。譬之馬駒、驅馳踶齧、惟意所之。非得善騎者、調習而抑服之、不獲其用矣。往者明師之堂、設學圖、左畫花冠、右畫荊條。蓋荊以懲怠、花以賞敏也。西南古有名庠、務實學、每將饔飧、必聚學者于堂、而察其功業、敏者稱揚而厚其餼廩。懈者訶斥而約其飲食焉。以是俊士出其門者、未易更僕數也。蓋德蒙譽者勉焉、惡遭辱者退焉。況譽尤幼者所愛、愛譽而學、不厭苦矣。辱尤幼者所忌、忌辱

而學、忘其懈矣。聖經曰、善親必朴其所慈之子。蓋童幼之惡、不懲于前、無警于後。涓滴之水、漸成江河。兩葉之樹、漸成合抱。童幼之質、不難從敎而改邪焉。倏其習惡之久、而欲正之、難矣。譬之治病、謹於微萌。故曰、醫者莫毒於順病者之欲、親師莫病於惜童幼之邪也。故古之聖賢于幼者、非禮之言、非義之情、皆歸親師、而欲其代受罰焉。東格辣德及弟阿日搦、皆上古名士也。遇幼者溺於邪、即抶其親、掌其師、曰、惟爾之罪。若初敎以正、豈至此乎。如德亞古為道理之邦、

有名士主教曰厄里氏者其心雖正然未能懲其子惡竟爲天主所棄國亂子喪厄里氏亦以憂死以此觀之子亡既係親怠而烖戮還逮親躬受矣蓋養驕而不範以馳驅必將被其傾顛父母順其子之邪侈終被其辱不亦宜乎西史載昔有童幼橫逆不止士師執之依國律服上刑將戮童求見父假欲永訣父至則附耳若有私言者乃噬其鼻曰向者爾知我不肖蚤責我豈至此耶往者賢士勸親以謹子養育曰勿恤爾子之惡不則將遇無窮之辱寧使爾子見責而哭勿令爾見子死于刑而哭也爾子被官笞辱也被爾責榮也辣責德抹納有子僅免懷抱即寄於賢師使勤遊學學時言行忽溺於邪賢師切責不改杖之其子來訴更加刑焉幼者內外見懲始力學而底于成故西諺曰惟辣責德抹納善教育也今者子子之惡非但弗責又不使其師代責之然或過嚴不審察愆之大小氣之殊稟而漫刑焉皆非也蓋童幼之惡未深或一提撕警戒之必醒悟歸正何必過嚴乎昔有賢設譬曰風與太陽爭力強弱試解人衣風先

暴起擊人之躰似欲強奪其衣裳者而人愈謹持其衣太陽不然旁射其光薰入肌骨使人不覺袒裼風遂讓太陽爲勝噫嘻親師之智者以善勸奪幼者之邪情而不覺若愚者呵斥詬厲手批足蹴而竟不能使子善也雖嚴何益故吾泰西諸學以榮辱爲教之二具焉

學之始第七章

凡學貴以序而進焉則先立乎其本而後及其末本者仁也修齊之根而諸善之母也乃仁之學文本于天主即以敬畏天主爲首功蓋吾之所當愛及所當敬者莫大莫尊故也聖經云知之始畏上主江河原出海而終歸海人性原于天主終歸天主則安自始學遂其本根矣鳳爲羽禽之尊陽屬也喜對目于太陽生子即以是習之其目不敢對太陽者以爲不類不屑育也象爲走獸之大陰屬也每望朔至清川對太陰而浴昂首舞躍而因教習小象異其禽獸之愚似識其本人之靈乃不若是乎豈得納上古爲總學之肆四海志學者咸集其中立上下二堂上堂題曰必

從天主下堂題曰、必知己、示衆學者、非從天起見、而推及于知己、必不能也、伯兒西亞亦勤于敎育之國也、王始有子、選西土師之、其至善者任敎子事上主禮、而百官庶民、無不從之、格肋達西海名國也、昔承大賢之敎、勤於敎業、使幼者先學畏事至尊上主、次念前聖賢功德、從習律法、或問意答曰、幼者知事上主、而後行聖賢之道不難、行聖賢之道、而後齊家治國不難也、如德亞國昔有聖王曰達未得者、臨崩將寄國幼子、囑曰、吾將逝、爾猶未足爲君、然能畏敬天主、庶幾成學、而承先王之統耳、子代立、遵父訓、卒成顯王、伯兒西亞國智王、得明世子、曰濟祿、而敎之曰、吾與爾言、爾謹藏諸胸、以爲慈親重寶、生平謹畏主命、晝夜事之、事事禱之、勿忘也、蓋幼者無所不短、而天主無所不長、以長補短、不亦智乎、濟祿謹受敎、念玆在玆、竟起王業、表萬世蹤、此觀之、欲定國安家、植業昌後、法莫善乎敎幼畏主矣、蓋高資豐勢、猶弱草難久、吾子賴之、豈不得傾仆乎、惟天主與仁道無時變損、吾子可永賴也、向有不行斯道者、化法壞、俗敗

家、亂國妖孽立至、蓋未知畏天主、必于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無所存也、古賢曰、知事天主、無不知忠君而親親者、未見忽天主者、而能忠君而親親者也。厄肋濟亞上古有異端、名曰厄比姑、樂其性學細且廣、但有疑於天主宰制萬物、而不知敬畏、其徒之邪亂流毒、不可勝言、是以君子正道、從敬天主而日進焉、小人異端、從忽天主而日流焉。世人爲子計、多欲豊之以重祿、引之於美藝、進之於博學、成之以誠德、然尚未知此種種美資、非主之聖寵不可獲矣、古詩云、古往今來、聖神俊傑、非天主厚寵、莫能成器、篤彼亞古教聖士、時誨其子曰、吾曹雖居困約、能殷勤敬畏天主、則將無所不備焉。蓋天主至善至慈、必不使其所寵之子窮苦久矣。況臣之忠者、君必崇之、子之孝者、親必慈之、學之勤者、師必賞之、則人之仁者、王必成之、曷疑焉、纍者西士亞兒伯多氏、幼時一心向格窮之學、而短于才、不能如意、旦夕祈天主洪祐、實踐仁道、而不敢惰、未幾氣質清明、非衆友比、世無書不通、無理不究、爲世名師、

因是泰西諸庠、凡具陳其學之條目於堂中、而敬事上主。必為首焉。往者吾鄉或托小子於師、已而察其學益。師曰、爾子愚弱不才、業未進也。父曰、非才亦能為仁否、師曰能。父曰、但能為仁畏主足矣。何必才。况果行仁道。愚必明、弱必强、進學明理、君視掌耳。師悚然如其言教之。卒符其父之言。然教幼者事天之道、若何。曰、認之真、謝之密、從之切、三者盡。而畏主之道盡矣。夫認之真、必欲其明萬物之主、至尊無對、蓋正道有一無二、而正邪不可併容。家中一父、國中一王、天中一日。而萬物中一主。既知天地眞主主宰萬物、父育萬民。時刻援救生人。惡得不欽崇、而時圖所以報謝乎。故雖惓惓親愛、朝夕奉敬、闡其功德、揚其聖旨、闢異端、距邪說、猶為不及矣。蓋能誠其衷、實其言、果其行、從依聖戒、而以進於道德、證於聖賢、端必繇之、往來古今聖賢所言。誠學不外乎此。故以為學之始也。

學之次第八章

幼者既立仁學、而本於事天主、其次孝于二親。乃天

理人情之至切者也。故造化主置十條目以治下民、而孝敬父毋係于奉敬天主之後。冠於和睦世人之首焉。罷辣多上古大賢、其治國所叮嚀者、惟是奉敬天主第一、事奉父毋第二。蓋曰、天主恩大。父毋恩亦大。故施仁於天主者、無不施仁於親。不施仁於親者、可謂施仁於天主乎。斐卯氏嘗曰、二親恒見而未敬愛也。天主未嘗見而謂能愛敬乎。僞也。西土有兄弟二人曰益費益納者、偶遇火發、屋燼、兄弟共力負父出火中。嗟乎、蹈火而死、人所不免。獨不傷孝子。奇哉

夫親親之理、禀賦自天、根於性、而發於情、有以激之、必強而著矣。往者西南有富王名格肋所者、僅得一瘖子、王討叛而北、爲敵所逐。子見之、因強發聲曰、賊勿殺吾王。遂觧舌而語、賊亦不敢殺而去。異哉。往者舌結、片言弗出、師親之勤、弗克觧其舌。而惟愛親之情、遂觧之矣。古之賢曰、父毋在堂、如寶庫、可不重視而謹存乎。而孝敬之功有三、一曰隆供養、二曰慎從命。三曰致謹慤。夫供養者、父毋於子懷抱時、受諸苦楚、迨長而成人、擇師授室、惟疾是憂、養育之情、何懈

至也、故爲子亦以養報之。問安視膳。兼口躰心志以養焉。不然、慈烏猶反哺、人可不如烏乎。麗蟲中一種、西名曰里卯、亦善供父母、至死不離。禽中一種、名曰默羅伯、不但供養其老、或疾飛則背負之、臥則覆翼之、不使墮落寒凍、翺翔拮据、寧而後已。人而不仁、其親可乎。是以仁子不待師誨、而於親之養殫力供奉、若猶未足、或投身於僕、或質子女、或航海梯山、晝夜經營、以盡孝、而不敢辭焉。中古一罪婦、法當死、士師恤其老、不欲加刑、第囚之、絕其飲食、令自死。時婦有女新產、圖救其母、日空身入獄、隂乳之、久之不死。士師聞知、大歎異其孝、乃赦罪母、時諸縉紳共力立一大堂獄中、名曰仁堂、以詔後世、而勸孝焉。聖經云、僕其父母、爲天主所不忘、必將得報焉。正此謂也。從命者、父母有命、即當奉行、不惜勞苦、不避艱難。爲子而奉命之時、惜苦避難者、與奴僕無異也。古聖嘗曰、命有三、一曰天主命、一曰皇王命、一曰父母命。三者不可得兼、舍君親而從天主命、義也。况君親正命、和于天主、亦未有不可得兼者也。故實祿聖人勸子以

孝曰、是乃天主命也、則除親亂命、凡[illegible]唯是從如天主命焉、即竭蹶致身、亦弗之而已。致[illegible]者、子于父母當、內外交致其敬、益心忽畧、與貌不恭、施之他人猶爲倨慢、況生我者耶。故目落泥末、聖人曰、爲子而以目傷其親者、必當失其目光。美瑟古敎之名聖、爲天主所寵異、任以師治下民者也、其懲諸不孝者曰、令父母置之公堂、陳其逆惡、使衆民投石殺之。天主于叛聖命者、猶不遽刑、惟于不敬親之罪乎、乃設重刑如是、可不畏哉。罷辣謨落、太西總都太祖也、元

制法律、而孝敬父母之戒尤嚴、於子之不肖者、欲其父任意責懲、投于僕、流于野、黜于夷、不惜焉、故仁子事親、言欲婉、色欲和、心欲欽欽翼翼。內外謹慤。無敢簡易不恭也。否則令施于親、後必受于子矣。西聖益伯羅恤曰、爲子者欲知敬親、當如何。須想已將爲親所求于子者如何。達肋斯曰、爾所將施情于親、必望之于子、益因所稼、是所穡也。余向聞有子慢其親、而縲之于獄、未久其子亦以是報之。又聞有怒詈其親、推之堦下者、數載後其子不忍親責、即以是言詈而

推之、父悟曰、已矣已矣、向吾不孝而推吾親、今見推于子、義也、古語惡鳥惡卵、惡樹惡實、豈不信哉。天主戮不孝者、不一而足、西誌又載古隣國有不孝者、當服上刑、刑畢而不肖之鬚忽變白、衆怪之、聖人曰、夫夫也、向使盡其孝敬、必將蒙天主恩壽考矣、今爲天主嚴罰而斷其命、又何怪焉、雖然、訓誨幼時、不但所生當孝敬也、又推廣其仁、而自君師官長內外皆盡其恭焉、蓋君師官長之屬、古今稱民父母、以父母之敬敬之、義也。罷辣多治法禁曰、諸長者勿輕慢之、否將得罪于天主、而爲國家之戮矣、象之小者能尊敬大象、乃人不知敬上乎、國有道、孝弟之敬必盛。慢易其長者。非有道之國。乃猛獸之地。蠻鬼之野也。

潔身第九章

幼學既本於仁、次宜務於潔、蓋人各因時有所重、且戒焉、老重智戒嗇。壯重毅戒怒。而幼重潔戒慾。老者多見多聞、則宜多智、然向苦財用於前。不能不圖積於後。恒不肯捨所備之貲。壯者形氣之盛。心志之銳未必不毅然。或事不順、情不平、輒生嗔恨而不易息

幼者識淺力弱。未能智與毅焉。惟所禀質淳朴。身神纖潔分也。使幼者無潔。如老無智壯無毅矣。古迷色之幼、欲從大賢學、不容曰、朽木不足成器。益身心不潔。眞學無繇立也。鏡之明。水之清。二光之照對。萬物之象昏且濁焉。不能矣。地之荒者能蓺嘉禾。稂之地殆不足播種也。夫幼之心神、净潔。易含道德文藝之種。淫穢者不然、經云、眞知弗入邪心、又曰、淫者聽智言則厭廢之。猶以珍寶置豕前。鮮不踐且汙之矣。繪工爲圖、先粉之。然後加彩焉。智師美教。非[illegible]

烏能受其彩。凡圖進于實學者。志安定。心安明。力安清。三者不可無一。而潔者必備矣。淫者必敗矣。亞里斯多氏曰、人神定。而學知。淫者被慾侵。如海被風鼓。反復。退。進。易。變。無恒。豈能立定於學也。蓋淫慾一入。明心遂發汙蠹。重霧。蒙晦靈才。填塞理竅。不使切思物義。剖析正邪善惡矣。譬之目睛。無所不照。一入微塵。即蒙而無所用。嗟乎、吾心淨潔。無理不窮。無物不格。而或蒙汚滓。即昏然棄正業。而流界陋。無所底止。於實學尚何望焉。且淫習不但晦心靈。又殘氣力而敗

元精也。譬蠹生木中。而漸蝕其心。未久虛落且偃矣。故古謂淫爲伐性之斧斤。戕生之鴆毒。劫力之闇冦也。古聖勸學者潔修曰、修潔者、其心聰穎如神。洞徹萬有之理。其力有餘。以盡其學。習淫者、其心雖睿而昏。其力雖盛而弱。比達卧拉上古爲明學之宗領、其出入與居、無不湛然純一、言行無苟、遊其門者、無不俾之修潔、而進于道德、倘遇僻于淫者、多方指其迷而引于潔。于時欲從潔修者、必遊比達卧拉之門、其所教成俊士、不可勝數也。束格辣德大賢、勸進其門者、設兩道、一曰明道、潔者所繇以通天上之城、而會諸神聖、一曰暗道、淫者所繇以墮冥幽之中、而聚諸鬼魔。罷辣多久習此學、訃繼其師業、則避華美之地、而于荒僻之處設帷焉、誌者解其意之妙曰、諸幼易肆志縱慾、莫如景麗之地也、故賢者教人實學、不但戒諸淫情、又欲其避諸引淫之事也、吾鄉向有賢士喪妻、而後得專一于學、友勸更娶、答曰、向以婚未能專意務學、今幸得之、敢復婚乎、意君子於正色、猶以爲實學之滯。彼習于淫者。學可成耶。往者高志初學

28

恐爲慾累正業罄力攻克服冷汁苦藥或加鉛板諸
腰或終日投身寒氷棘蔾或淡味僅充腹饑或疊臥
衽堅勞苦骨肉違避安佚千計萬謀以免淫慾之害
而獲潔學之美益智與淫德與色不并容欲豯彼須
離此也世親皆欲其子之學乃不謹其子之邪使之
縱慾敗度喪身亡家終蒙無窮之辱可不鑒乎童幼
他過猶可補邪淫之溺不可補矣他惡之習有底止
邪淫之習無底止也是故修潔者之防淫不獨身遠
之念杜之即口亦封而不言耳亦塞而不聞蓋念于
行相去不遠矣淫言多引淫念而淫念多引淫行是
以習淫者多始于口耳不謹也戒之哉

知恥第十章

天主之生物無不全賦物以性併賦以存是性者焉
郡有城廓身服衣裳禾帶甲果具皮實負殼種種備
其所以存至于人德之貴獨無存之者乎乃存人之
元貴德之純體者莫知羞惡之心蓋此心根于性而
著于顏圍身而攝動靜戒外患不使內違而擾褻靜
故先知者謂羞惡爲心性之廓德行之藏義禮之師

捍惡之籓而善俗之屛也苟無此心衆惡侵之衆患
從之矣百獸之初生也或具利爪尖角或具堅蹄長
齒以當戈兵敵其所害焉又或備鱗介當衣裳以蔽
其身焉人生赤身脫胎僅持一知恥心而入世即
以此爲衣爲甲所以遮其醜而禦外患也倘幼者喪
此心烏乎可邑無城爲寇所侵園無籓爲獸所蹈而
幼無羞爲邪所攻矣是以知恥者雖溺于邪必有止
期與復機焉無羞必無溺之限與改之倪矣邪鬼引
人於諸惡先滅其愧心然後攻之使侮主害人汙已

而亂國家聖賢化民先引起其愧情而後進之乎道
德所謂羞散而道亡羞回而道存也名賢苐阿日撈
偶見孩童之溺童羞而赭其面乃稱之曰無傷也此
色乃德之色也又有老賢觀小童被責而赧則喜曰
赧者良心也蓋有小過人性之弱也若旋知羞人心
之勇也夫大學之道遠矣童之性弱矣世俗橫逆難敵
易溺使童無此羞持其心而振之何繇得進于學乎
西賢伯路大曰農之智者晴夏時必備度陰冬之需
而人之靈者幼時備延老之需即羞惡之心而已夫

30

文繡加身使衆恭敬也有人問賢女比荔亞氏曰女飾何者爲盛答曰羞色則女飾之貴盛者也吉其言乎夫外飾冶容雖用以遮內醜而實足誨淫羞情從內發表其心之良貴矣故加篤西至廉之士也欲幼色變紅而不變黃蓋黃者從心之惧而發乃卑賤之情紅者從心之羞而發乃高志之兆耳厄肋我畧聖人詳其所以然曰貴族及高志之幼多血清且輕焉或遇言與事之不潔不正則內羞愧而外表赧也若幼之賤陋者多血濁且凝重焉故雖惡之大者未能

動慚于內而變色于外矣名士色搦加嘗曰幼者高志之兆莫如羞顏老者以知智積其令聞而人信伏之幼者以知羞達其善名而人愛慕之矣中古貴臣有抗國法而橫逆者或告王時貴臣遠出其子獨赴公堂將雪親辱及聞告者陳其父非滿面慚色不敢措一辭王覩其赧容及喜而赦其父於戲財賄之重友交之貴代辯之文不能救其親之急而獨一子羞色不言而救之不亦異耶故伯兒納聖人曰衆人所愛慕莫知知耻之幼幼之所以感衆心莫切乎羞色

則羞色可比之光王加諸幼額輝光四射使人瞻目
敬之或譬之磁石自遠招物使繫歸之也繇是罷辣
多錄治國之美法曰幼者所宜從者二一于惡即羞於
善即勤而已羅瑪為諸西國總都其治幼之術甚美
且嚴欲其從少專存此羞則使恒衣紅衣念乃羞之
存也里古兒峩徃世亦以美法綱紀本國至童幼之
學則曰幼學須謹于羞情與所獲重貲無異出入言
視必謹不可忽也蓋羞之美多位乎目而表乎口焉
口目二關易開易閉則羞心非謹不覺流散既散將
不復來也故賢者戒幼之羞必欲其謹於口目矣然
羞心之妙有二處一人前一獨居世人多忌人目而
羞至于獨處則廢羞心而任慾肆矣謬哉君子忌其
目比人目尤嚴蓋他目有時可障己目無時可避也
吾西近世有賢王名瑪施者其生平習於義禮之修
未嘗使人目及己目視其赤身茲羞之至也盎滿古
在西南為名修之士偶同友遊中途遇川無舟橋以
濟將涉為恐友見其裸求友避之又羞己目遲滯徘
徊焉有天神忽至攜手登彼岸異哉知羞者非特感

人心。又爲天主。及天神所寵厚矣。

齊家西學二卷終

23

齊家西學
卷之三

齊家西學卷之三目錄

01

止

齊家西學卷之三

極西　高一志　譔
虞城　楊天精
河東　段袞
韓霖　較

緘默第十一章

欲識人之心、覩其面、聞其言、而可矣、面乃心之鑒、舌乃情之筆也、面猶不如舌之著焉、故古賢接初學童子、命之言以覩之、是覩面未可識、聞言乃可探其蘊

也。昔有名士、願人胸備一窗、使露內悰、或闢之曰、口庸非心之窗乎。心如瓶焉、視其口、知其所藏矣。是以古聖賢謹之、其設教多以默為宗範焉。亞兒波氏人未嘗聞其言、而默以成其學、從來高士多師之、西土費門外、皆立此賢石像、以手緘其口。比達臥辣上世名師也、啟蒙初時、必以五載之默為首功焉、束格辣德亦近古理學也、凡習其門、先修七年之默、然後許言、蓋未以多聞學言焉。能言則默、乃教言之道也。夫當言之時、及當言之事、成德之士猶難辨、童子何知焉。故聖經云、幼者非關爾事、勿言、有問至再、方可對也。造化主生孩孺時、欲其先習多聞、則具雙耳、使便聽識、而舌結之數年、不許出語。童子不待學成、而急于言、豈不違造物之命乎。馴服劣駒、以轡縛其口。幼者氣盛、無異劣駒、則計服之法、莫善于納轡其口、不許出意發言也。夫人心譬富庫焉、口其門也。有庫而不封其門、必致誨盜。心無口之封、當失其所得美學矣。是以君子傳學于心、則閉口而默蓄焉。小人之學、入乎耳、而出乎口、豈有所留以增于學耶。古賢伯路大

氏曰、佞者之耳。不屬乎心。惟屬乎口。其所入、必出。而心且空虛矣。夫注水鍑釜、勞而無益。好言之幼。乃鍊瓮而已。畎畝已治。嘉種已播。不謹掩藏。未有能勃發者也。下古泰西有幼志實學者曰篤瑪所、勤修默學、同學者呼爲犢牛、賢師聞而責之曰、夫犢牛。必將發大聲。篤瑪所後發默學之大業、終爲吾諸國之表。如雷焉。先含徵氣雲內。漸長增力無聲。然後發大聲。以此觀之、則眞學未有不默者也。聖額助我畧曰、默者養言之需也、或有言踰理者、見懲于師、侮其躁乃白罰以數年之默焉。嗟乎、遇患避難之法。無如默。人愈智愈默。愈愚愈放言矣。北亞氏古七大賢之一、在席不言、佞者譏之曰、愚哉。北亞對曰、愚者必不默。況席中乎。故慈親明師教育之際、無不務於默、使幼者修學靜中、而從容出言、蓋眞學之堂有二級、一謂默。一謂希言。繇彼登此、乃爲實學耳。

言信第十二章

童幼之性、言恐煩、又恐僞、既欲其習于默、又必使早習于信焉。夫人初生情純、言直交接于物、遂習于僞、

故親師之智者、謹于幾微、教訓于孩提、使存原質、而不爲世染也。比達卧辣曰、生民所秉于天、莫大于率眞而能施、葢天主所以爲天主者、惟其至眞至仁、故耳。則民生所以親天主者、亦惟眞仁二德也。達味古之聖王、請問於天主曰、吾主孰將安於爾聖堂者乎、答曰、言眞於其心、而無欺於其舌者、然則眞者升天之階也、故古詩云、眞者原居乎天、而或降臨斯地、必計率人反歸于天。罷辣多氏古文名宗、謂眞者乃衆善之帥也、進退郎。群德從之。聖人又曰、眞者非直諸善之基。又爲諸學向處。凡修文格物窮理者、無不計存其眞而免僞焉。厄日多古多學之國也、國俗精於繪事。能指事物之隱妙、其欲形容眞者之貌、則畫目輪以目光輝四射。辨剖萬物。目視得無差焉。眞者正而無邪。實而無虛。能照輝諸隱。或投暗中。即昏昧弗識所趨。幸而得燭照。即可免陷溺矣。夫幼者多居于暗、未明實學、終始非得眞情引指、必不能進、是以先學聖賢初立幼教、無不禁僞言。而反復叮嚀于眞實也。伯兒西亞國古俗、有子者先教以仁、次習諸信、其

不若者，必重懲之。亞德納亦修言名邑也，賞正言，戮詭誕，至於公堂被訐，自道其實，必赦免焉。嗟乎，眞情之美，于罪人猶赦之，况善人乎。歷山西名王也，有上書稱王功過情者，王嗔而擲諸河，曰：當沉爾身，姑沉爾言。蓋僞言僞人，王所深厭故耳。西域有務性學者，數高士總名曰巴拉瑪撥者，衆民師之一，有言不正，則辭絕之，永不使師人矣。或問一賢曰：僞假眞色者如何？賢曰：眞者不文其言，不善其色，衆信之；僞者巧言令色，衆鄙之。試諸辱人大欲，莫若僞言焉。蓋微以謙，貪以廉，吝以施，汙以潔，忿以馴，可以雪洗，人未有不信者。惟僞者，雖發正言，實之以誓，尚未足補前闕，而人終不信矣。語曰：眞人言當誓，僞人誓不當言也。亞瑪洗，上古王尼日多國也，其國奉邪魔，時詢吉凶，或不驗，輒毀像不奉。聖經云：鬼魔僞父也，鬼言一僞，猶未足憑信，而人僞可信與？亞理斯多當曰：使僞人勿遭他戮辱，而惟衆人不信，是則戮辱之大者。蓋人以交接物而生，夫交接主信，令人無信，何以生爲？比達卧辣氏往往戒其弟子曰：烏之自胸黑尾者，勿上

筋也。解之者曰、白胸黑尾之鳥、乃僞人也、蓋僞者巧言令色、其面若粹白。究竟無證據。無結局。是若黑尾。如斯人者、賢師以爲不足與遊與言也、罷辣多氏禁工人無得造贋物、犯者罰正值、利濟亞國古俗、于是尤加嚴焉、凡虛誕者、配爲奴婢、終身不齒、國家所以長盛者、眞正焉。所以顛覆者、詭誕焉。好誕詐者、奴之不亦宜乎。是以志眞學者、避訛言邪情、如火水也、又非直戒僞訛之實、即微影亦不敢忽焉。亞日洗老古之賢者、或請曰、此有巧人、能假畫眉聲、盍試之、賢哂而辭曰、吾向屢聞眞畫眉聲、茲聞其假者何益乎。初喜假鳥之音。恐進。而喜夫假人之言也。僞情僞言。漸入乎衷矣。幾吾亦將胥于是矣。所謂眞者養眞、僞者養僞、幼學者、慈扵詭誕、恐終身莫挽、慎之哉、慎之哉、

文學第十三章

夫人以知爲人道之始、以行爲人道之終、生知者鮮、故志于知者、必繇學矣、語曰、財以勞聚、知以困致、嘗覩好學者、自童幼時、心向學、好問辨、爭先進、恥止後、

其知之欲。與學之困。併長齊進。至于壯老。不知衰息。譬之畜財者。財愈豊而欲愈盛。無所止限也。束鸞氏上古七名賢之一。至八旬不怠于學。曰。老者旣幸加日于生。亦宜加學于心。將死。聞人論琴中之理。忽起聽。或大異之。賢曰。學此理。然後可去世矣。可見學之業。與人身終始。須臾不可離也。然旣欲學。勿辭苦。經云。加知者。亦加勞矣。蓋生人性被先祖元染。無不昏于理。而懦于力。乃已無不欲加明與力。而知所當知。行所當行。故人性從始生。恒向學。而苦至終不已

也。近視者需眼鏡。乃可見遠像焉。跛躃者需杖策。乃可走長途焉。文學者。心之鏡與杖也。航海者仰觀星日。俯視盤針。不則海不可渡也。行當世之險海。非經學指引可乎。幼者之學。根于仁。進以孝。堅以忍。成以智。四者非經典弗備焉。蓋古今之懿德實學。具載于書。是而法之。親師之教所不及也。夫親與師。已或不明。未足教誨。令或及好。未足鼓舞。張而或弛。未足成全。若經典之教。至明無昧。至實無虛。至正無邪。永施而盡從之。有不受益者乎。其明智爲衆善之倡率。諸

惡之捍禦、患難之倚賴、平生之安宅。視往察今、周徧萬事、解釋諸疑、無所不到、無所不備也。童幼者始往世道、舍文學安所指引哉。語云、老者積智以年、幼者積智以書。夫年與書、又大異焉。蓋年彌長、清氣彌退、外司內覺、彌昏彌賴之者、恐智漸衰。若經典則愈習愈明、智愈加焉。且年之智、時所積也、為人功無與。而書之智、學所積也、其功大矣。從年而知者、其學狹薄、不出一身一家一世之限。從書而知者、其學廣厚、不啻六合萬世、愈傳授愈大堅矣。古西名王有子曰歷山、傳以亞里斯多、命之曰爾師大賢矣、幸勿懈于學。吾昔未成學而聽政、幾不勝任。茲爾當國重統、以吾為戒可也。世子受王命、侍賢師數載、無書不讀、無物不格、無理不究、竟成其學。壯而以美治君教大邦矣。蓋治國安邦、道莫善于文學也。故罷辣多嘗云、國家之幸、莫大乎使持政者務文學、或務文學者持國政也。撒羅滿、古如德亞國國王也。少孤未學、乃志于治、則謹告天主、祈明智。天主喜其意誠、即寵之甚、使豁然貫通古今衆理、而以美法總領大國焉。泰西前世有國王、

曰洗目蒙篤生平好學凡學士來者寵任之或妒而告曰諸國來者其人多卑陋王何寵任若是耶王曰明知者非卑陋乃世之正表也天主既寵之使超越品庶吾能不寵任之乎或問于亞里斯多名賢智者與愚何異答曰並置諸異界則知之矣智者至于他邦必聞其政大小敬仰而信從之若其愚者所至莫之顧矣西書曰智者生以立政愚者生以行役古詩云智者獨次天主獨富榮美爲諸王者之王此之謂也弟阿日搦遇童子富而愚譏曰飾文羊乎羊畜中

之至愚獨利其毛耳故智者居于小民中如牧在羊中去牧者于羊去智者于民無所歸矣束格辣德君西大賢往往感謝天主三恩一曰天主生我卽賦我以性靈不投于禽獸中二曰天主生我卽賜我男位不投于女中三曰天主生我置我于文學之邦不投于陋夷中若生文學之邦而不習文學是則與陋夷無異矣先智者嘗設論曰欲成大器質與學孰重則必以學爲重焉夫美質者如田之膏腴非恒修治之徒長豊草耳嘗觀質之鈍者多用學力竟得成全未

凡美質者、不學而能成也、是以古聖以美質不學、譬之美軀之無兩目、寰宇之無三光也、使入寶庫、而不用光照、美寶不可見矣、夫人美質、或若寶庫、使無文學照之、奚美之有、古賢欲嫁其女、友曰、某富且貴、可嫁乎、賢問曰、夫向學而智乎、曰否、賢曰、今有驢于此、雖文飾之美、可莫之顧也、況嫁之乎、王金貴寶、但使無鍛鍊琢磨之功、不獲善價、夫質之美者、非得文學之脩治可乎、文學如何、則詳辨之、十左、

正書第十四章

西國古之名賢、曰貴諾者、初志正學、則問于神、何係而成其學乎、神曰、多交于終者、而勤法之、可也、賢思察神意良久、知終者、已死之古人也、古人雖歿、其書尚在、所云多交勤法、意在是乎、乃購古名書、恒習之、終成大賢焉、故書乃幼學所最急、學而舍典籍、猶舍毛羽而欲高飛、豈可得乎、雖然須擇其正者、而寘邪者、蓋書無限、而正者有數、乃邪書多假文飾、以招人目、竊入乎心、而學危矣、故羅洗畧大聖譬曰、蜂求釀蜜、必擇于花、其無益者、弗採也、幼童學、必謹于書、其

非正者弗習也益幼者未嘗涉世未能辨善惡擇利
害獨于初所見書以爲倣效焉于是習若性成矣古
人有言恒讀淫書其心未能貞潔恒讀潔書其心未能
恣侈信也是故古學名宗罷辣多治國妙術凡著述
正道有益之書必重酬之著述非道有害之書必嚴
罰之益國家治亂善書備具美法故從古謂正書者
道德之塲也義理之庫也聖賢之鑑也度世之指南
也淳風之市肆也患難之藥石也古明師德黙氏設
訓于大國之王篤肋棐曰大國之寶不如美書積美
書不如持之密而專之久也國王有過而臣之忠者
或不及知或不敢諫或諫不直不容若書之正者不
忌王怒不圖王寵爵祿不干而時刻直陳其善王忽
厭而命之黙則黙命之復言則言是善書非特士人
之嚴師尚人君之直臣也故重書者厥國不能危敗
焉如德亞古爲明道之邦奉天主聖教幸傾經典正
傳敵國謀之末能加害後世經典之學漸衰而國家
遂見傾覆矣至童幼之學正書尤要不幸遇不正之
書害不勝言益淫聲邪術人所耻道者無知之幼目

繫而心喜之正學妨矣罷辣多嘗於邪書之害譬之毒泉流行推萬民而斃之是故吾西諸國從古甚嚴於著書不敢忽國律每設公司專職較書其不正者禁不使行也篤肋某古厄日多名王自幼承賢師之教以數萬金購天下名書隣國來朝求觀其實藏王引諸藏書之室曰斯吾實藏耳所最珍異一日離此不樂矣往敝鄉有名將率師伐亂得國衆皆趋掠貲貨己獨收古聖賢之書藏之曰是乃吾子孫之重寶也爲子積財奚如積書乎彼財多令人恣慾而害深正書者攝慾抑傲益財而養學也夫人命夭短自所積學未能廣且成乃正書備往世之實學使我一覽輒廣益焉人性先馴自所積惡未能廣且深乃邪書具不肖之惡行使我一覽輒習染焉古之聖人比善書于藥室諸疾病各得其所以治之則也比邪書于疫室人往無不沾其惡邪也西土二士一曰意納爵其初武人也忽傷足而寢以讀書排遣偶讀聖人書一種愛而不舍後遂成明道之師焉一曰奧悟斯丁初誤習於異端然非其心也後得保祿名聖宗徒之

書、遂如寐醒、去異端而入聖域、歷察古今名修君子。無不從善書而立。天下之邪術左道。無不從邪書而傳也。是以吾泰西凡圖功於明修、必耽玩美書、君諸邪書、雖飾以高文、不屑視也、蓋人心得文之美者。先喜其文。次喜其情。終從其教。若美文邪書。如注鴆于玉瓚。而獻之。其可食哉。歷山王從幼習于古詩、未嘗見寘、其父斐理伯問曰、齋中書不少、汝惟讀某詩不舍何也。歷山對曰、諸書多非要道、或溺于賤陋、而惟斯詩乃、進我于正道也、噫嘻、親之愚者、嚴于小兒之飲食衣服、而于其所始習之書、邪正不謹、則何獨忌其身之害。而反不忌其神之害耶。室中偶遇蟒蛇。即驚而逐之。乃或藏毒書而不驚乎。或見其幼子落于邪。未有不悔恨者。而不識其所藏之惡書。爲諸惡之端也。惜哉。

西學第十五章

或問文學既爲國家急務、童幼要業、當如何、則可、余曰、國有道、必有學焉、但學之序、彼此不同、吾將陳西學之節、或有所取而助大明之學乎、吾西小童開蒙

之後遂習于文益言者人所以別于獸而交接于物則始學無不宜修文者然太西之文約歸于五而成先究事物人時之勢而思其所當言之道理以發明其美意焉次貴乎先後布置有序如帥之智者節制行伍勇者置軍前後而懦者屯中次以古語美言潤飾之次以所成議論嫺習成誦默識心胸終至于公堂或諸智者之前辨誦之此五者之中必貴實理而致于用焉豈徒具其文而苟吐散于空中乎或衿紳遇事難決者或民習于陋業而沉于邪俗或賢者罹于非理之訟或當讚頌聖賢之功德或訊彈不肖之惡習或防國家之災而滅將萌之亂于是知文之士具正論于衆前從高座剖析事理使疑盡釋枉者伸詐者服宄者伏誅及以修道設教使弱者見易而立志狂者見難而加謹或述已往之政制使諸君子得其正譽而諸小人憚其譏彈也文學畢則衆學者分于三家而各行其志矣或從法律之學或從醫學或從格物窮理之學焉三家者乃西學之大端也其一家若法律之學本浩博且重不可忽也蓋諸法典自

天主之命始質正理而立據聖賢而施志于均治而行先知者嘗謂法度乃天主之聲也家宇之神也國家之筋也道德之甲也訟獄之司也五倫之紐也雖俗淆亂之斧也則廢法度于世與廢目于天去神于身無異諸實學中豈不當有專務公法之學討振本國之政者乎凡畜秉國敷治而不修國度之學比于無翼而欲飛無戈而欲戰可乎古西國有士未習于法學臨民攝政偶遇訟事之難即不敢自決乃托左右之吏處焉時有賢者過而笑之曰嗚呼夫仕者乃

管籥焉非旁人吹之必不出聲也吏是彼是吏非彼非不如吏爲官官爲吏也以故泰西諸國皆立法度公堂時時奉數高士以設其正傳俾凡欲從政者六載之久遊其學方應嚴試而惟取其可以從政者也其二一家謂之修疾治命之學蓋世人所重者命所者總痾病之名無筭療病之神藥正方無幾諸疾所繇之故難究非得博學醫士安能起死而回生也欲治田問良農欲考室問良工而于生命之重獨不加謹乃惟所立方製藥遽妄信從乎諺曰賊人心莫甚邪俗

賊人身莫甚邪藥。病之虐、不如醫之愚、多殺人也。病之重、十死一二。醫之愚、十死七八。傷哉。故吾泰西古俗、醫有公學。諸名士釋古醫之遺經、發明人性之本原。辨外體百肢之殊、內臟諸情之驗、及萬病之所以然。而因設其所當用之藥方。亦大約六年中、師教其弟子、以切脉及療治之法。後嚴考試、而非領考司之命、不得擅行醫也。其三家費羅所非亞、譯言格物窮理之道也。名號最尊。學者之慧明者、文學既成、即立志向此焉。此道又分五家、一曰落熱加、一曰非西加、一曰瑪得瑪第加、一曰默大非西加、一曰厄第加。落熱加者、譯言明辨之道、以立諸學之根基、而貴辨是與非、實與虛、裏與表、蓋開茅塞而于事物之隱蘊、不使謬誤也。非西加者、譯言察性理之道、主乎明剖萬物之理、辨其本與末、性與情、其當然者、與其所以然者、依顯測隱、繇後推前、緣其既知、以致其所未知。故其學浩博、非他人學可比。凡上天下地、中火氣水土之域、萬象萬生之品、造化之妙、四時之序、四行之交互、五金之凝結、百穀之成熟、種種具焉。瑪得瑪第加

者、譯言察幾何之道。主乎審究形物之分限者也。其分者、若截以爲数則顯物幾何衆也。若完以爲度則指物幾何大也。其数與度或脫于物体而空論之則数者立筭法家、度者立量法家也。或二者在物体而偕其物議之。則数者如在音相濟爲和而立律呂家。度者如在動天迭運爲時而立曆法家也。此四大支流析百派、皆可究極精理、此未暇詳也。默大非西加者、譯言察性以上之理也。則總論有形諸物之宗理。分析萬有爲二宗品。一謂之自立者。一謂之依賴者。

依賴者、又分爲九宗焉。終設神鬼之精論。而漸著明萬有之源本也。厄第加者、譯言察義禮之學也。其務不外乎三者、先以義禮修身。次以身齊家。終以家治國是也。然詳修身先剖析義禮。與諸德根本異同。及其細情。使吾知其所當從之善。與其所當避之惡也。次論立室、生產、置業、養育之道。使知其所當取。併其所當戒也。次區別衆政之品節。而銓叙流品考覈政事。使其正者從且存。其邪者棄之也。若是者、人學庶備矣。但人學之上。尚有。天學。西土所謂陡羅日亞也。

此學乃依古今經典、與諸聖賢註論。剖析正道之本源。而攻闢異端諸邪也。其學亦分四大支。一論物上必有一主。至大至明至善至公。即詳其性及其妙情、一論天主造成天地。及萬物之功。而萬物之中。神與人爲靈貴焉。一論萬民所向之眞福。及其所以得失眞福之善惡。及諸善惡之正報。一論天主降生救世之來歷。及其化衆而登大道之奇功。以至歸天而定後日敎化之諸規也。夫天學已備。即人學無不全。而脩齊治平之功。更明且易。行道之力更強矣。故吾西

大學之修。從認己始。而至于知萬有之至尊。正所謂復其初。及其本也。然既明于是。又從彼推廣其仁。愛人如己。使各克其職。而盡其分數焉。其中又有高志之士。既勤苦于彼諸學、尚進習于正道之妙、而涵育其中、以成純德。修身不已。雖文業自足聞達。乃反辭尊位重祿、離父毋、骨肉、親戚、施豊貲、而耳困約、煩劇身心、鏟滅名跡、以談道勸德、倘遇邪敎異端、輒殫力闢之。以扶天主正傳。即致命不顧焉。此吾太西總學之大畧也、若其詳細、則吾耶穌會中人類能言之、倘

有下問、不敢憚煩、且譯書次第出、會見天人之學、布滿中華矣、

飲食第十六章

亞詩加氏西國古賢也、嘗設三誡于學、腹一。舌一。色一。害正學者、不止三、而腹尤甚、試觀酒肉酢飽、則心志墜溺、乃舌易肆于言、而情易恣于淫也、甘淡薄、則美志立、慾易約、而舌亦不至縱矣、雖然、飲食之欲、治之最難、蓋根乎情性、與人並生、而不可絕也、取其適可、而辭其大過、成德之士、猶難之、況始學乎、故聖教明師皆曰、凡志于清修之學、宜先克最難克者、則飲食之欲是也、稍順之、則衆慾恣侈、道德傾隕、欲絕之、則肢躰餒弱、學業輟息、必酌其中可耳、故父師教育之際、當早正其欲之萌芽、或視農法焉、或視獵法焉、農法曰、諸木植茂時、以清泉溉之、但溉之不得其時、與数、反以害之、童孩者長之急、又多內火、即未免厚供之、然而或失時、或失宜、亦未免致患矣、獵法曰、欲習犬于獵、使疾趨而獲獸也、必餋之薄、時空其腹焉、益肥者、未能善走、焉能獲獸乎、夫幼者欲習于文藝、

之學。法莫善乎育之薄。不使飽飫爲美業之滯也。蓋文德全成。必欲氣之清潔。以受種種外物之像焉。欲司。記之堅固。以含存諸像焉。欲明德之靜漠。以洞徹萬物之理焉。欲志之高且定。以決諸疑而處諸事之難焉。四者廢其一。而成其學者鮮矣。豈饕者多血氣垢濁。記心漏散。明悟昏昧。志氣顚躓。而學尚有所立之地乎。弟呵泥恤古西海名島之實王也。遇所忌賢士幼子、欲害之、饗晏無度。卒致廢學。而溺于不肖。噫惡王手計、不能害大賢之子、而惟豊飲食以敗其學。

巧斐、亞日西老氏昔爲名將、忽陣軍經地中海島、名迨瑣。衆民饋以嘉味數種、賢將惟納其最薄、而辭其旨者、使者屢懇、遂分散于下僕、不自用也、使者問故、將曰、務于道德者、必不滯于殺膳也、夫形神二物。最相近。形神二。養又最相遠。身飫則神曜。未能專于正學之要焉。身饑則神清。未遑營口腹之陋焉。加肋諸古爲大學之宗、壽至一百四十歲、或問之曰、子從何法而學之廣、壽之長乎、曰、無他。聚食減飧。而未嘗飽也。記者曰、多食者未能延命而致壽、未能立志而廣

學、多食之禽、每卑飛、不能舉躰而天遊、享清氣焉、豈養之幼、多汚陋、能立志尊高務耶、伯兒西亞古爲道邦、其遊學者不許任意取食、至學堂、賢師叩之、饑之時、始以苦者淡者與之、辣責德末納亦古名學之邑也、于幼之飲食、有分數、不可疏、踰者必懲不赦、幼中罕見有胖体者、每季試童子、肥者輒責罰之、减其日需、使反其原体之臞焉、試期至、即見定數之腰帶、而量各童之腹、其不如帶數者責之、至于大節、則取醉僕置市中、使衆童圍聚、隨意撻之。俾覩彼驚惶、不敢侈于飲食也、因多國古俗、于幼之育尤嚴、同學日侍師側、非其命、弗敢聚食、將食、師先審各童之功、其敏者則譽而容于席、其惰者則叱、不容于席、坐席之範、弗談笑、不苟動、取其淡素、起而趨學、若近世學道去彼世殊甚矣、愚親養子。若養牲不異焉。至于戒酒、尤尤嚴、蓋幼者禀氣旺、而性急、使隨意飲酒、將加火于火矣、古聖曰、酒乃道德之敵。潔淨之讐。神身之共害。好之者、焉能好道德之學乎。古聖又曰、酒之用有四級、一謂之須。一謂之喜。一謂之辱。一謂之狂。蓋幼者

所須甚寡漸喜嘗焉遂至辱且狂矣故吾泰西古今諸修幼學之都邑或一旬或二旬之間必禁酒不使童幼之心昏迷而棄美學也蓋早習于酒者必遲至于知無不然也

衣裳第十七章

造化主爲人具衣裳以蔽四躰禦外患也古之人奉命不違後世人心漸侈其于衣服奢華甚矣篤瑪所聖人曰吾先祖初生時得性情之正乃無衣而不耻其裸忽而違[illegible]知羞乃主[illegible]以裘衣之愚民漸侈于衣則以元罪所遺爲本身文飾哀哉譬之奴僕或抗主或刼家貲而所得火印不以爲累辱也及以爲本躰美飾可乎故經戒曰勿誇于美衣勿喜于兇日天主之命不可測也解之者曰從粲粲衣服而喜未必無從罪焉未必不承天主之僇焉可不慎哉至于童幼衣裳尤宜加謹蓋諸自外而昏惑幼心者莫如衣裳之文飾也古言曰外修彌盛內修彌瘁譬之日光愈大愈昏目衣之光明未有不昏其心者也孔雀負五彩而張華輪羽禽之中最爲奇麗對太陽

而儕類自喜已、俯視其足之醜也、則廢然矣。幼者盛服與孔雀無異、睹身之文飾、驕矜焉。不視其本情之惡邪乎。與倍斯多吾西古賢王也、嘗設訓曰、服之奇豔驕傲之旗、邪淫之巢也。火得薪之乾、傲得衣之文、皆易發焉。易云、冶容誨淫、冶容多係于衣裳之華麗。淫與傲、既入其骨髓、乃啚從學而務內修、得成乎。昔聞一師臨學、見門人中或核服者、責之曰、此衣乃招淫之表、非求道之驗也。中古賢者忽逢鮮衣少年、譏之曰、墳兮墳兮、外飾內醜、奚可近兮。掩鼻而過之。又聞師之陳訓曰、善且正者、若貞靚之女、不假文飾、自見閒美。其惡且邪者、若淫陋之妓、時時塗抹、愈見醜賤也。物愈眞正、愈喜質朴、不求其文、愈假邪、愈謀粧飾、不欲露其本質也。往有智者寓言曰、山鳥自醜其形、假群雀之彩羽、飾之、抒翅長鳴不已、俄群雀至、聞其聲而鄙之、盡褫所假、而復其故。於戲、凡好華衣者、槩以羊蠶餘飾、啚遮其醜体愚心。至于出聲發言、終爲人所笑棄耳。獼猴或得衣女衣、宜似眞女、既而察其情、則猴耳。幼之愚者、强飾以文繡、弗能改其稟之

潔也。若幼而好學者、志于内文、不求外飾、計内之有餘、不患外之不足矣。彼亞氏古七名哲之一也。嘗曰、明智多隱陋衣之下、愚鹵多藏鮮衣之中。明珠之貴韞于粗蚌、薔薇之芳産于刺木。故吾泰西學規、不許任意衣飾、厥有分数、踰者致罰。蓋幼性好奢、好文于外、未識内修之美也。自非嚴父明師爲之指南、豈能自進乎。然童幼之衣、宜約且薄、亦宜齊且潔也。衣之盛美、率爲傲徵。衣之穢悪、率爲汙徵。日落泥抹、聖人曰、衣之用、好學者必居其中、與其奢寧儉、儉之中與其汙寧潔。蓋外儉表心之謙抑、而外潔證心之清明也。

寢寐第十八章

有寤必寐、理也。故養育之道、非寢不成焉。晝之所業、已殫力矣。非夜之安寧、不能復補。是寢臥乃安心神、力清氣、消苦勞、潤體之藥也。若童幼弱質、不可久困、則寐寢乃養童之次食也。但不得其道、將溺清神而負美學。如旨食過宜、非特不致養之功、而猶招害矣。古明醫嘗云、寢越分数、則散四体、殘元氣、昏靈才。

衰記性煽邪慾肆懈怠嗟夫寢寐非他譬閙市之征將取吾光陰之半而去也乃或未厭夜寢又耽晝眠豈不再糜其所當用之時耶伯兒納聖人嘗謂吾委之去而無益者莫如寢時也蓋有人于此獲金数鎰或聚數斛而用之貿布帛器物以益其家此非謂之費乃交易貨物猶可謂之有也若其費可用之時于寢卧此非無益之費乎往者賢師進其門人于勤學曰勿肆于寢寢乃清年之虐賊也世寶無貴乎時人資無重乎命人命之大半為寢所暗竊而吾猶不覺乎其穿窬負微貲以去猶亟捕之若吾年命之数已去不可追已敗不可補吾反委擲於懈寢不悔耶有人於是天主賜之壽使至耋耄焉或計減其数之二句或一句人必不願今爾得命于天主未必壽也以力以財不可延之乃自并分之于無益之卧寢而不惜乎先知言寢者或謂死之像或曰死之兄弟或曰死者長寢而寢者暫死也則生而好多寢者是暫好遊死者之境界矣傷其意非加尼罷迷古太西二智將也遇國事急深夜各巡其所督之營遇守營

軍寢寐者、則撫劒死之、或異而罪之、答曰、夫軍也、安守營備患、捍國安家、而及寢寐、必自投于死者之中矣、吾遇而留之、何殺焉、嗟乎、造化主置吾生民於斯世、必計吾修道德而積美功焉、夫修道積功之期、如駒之過隙、乃吾以多寐減其功、如之何、古賢嘆世曰、吾日飲食焉。禽獸亦然。吾飲食而臥焉、禽獸亦然、惟至于修人學焉。禽獸必不然也。於是為人事之多、禽獸之少、不亦宜乎。自古務于正學、無不欲恒寤而不息也。倘不獲已、方稍偃臥而休息焉、亞里斯多氏、古性學大宗也、向務格物究理、屢忘日用之薄需、達星于日而不覺、苟不得已、聊安以補力、必先持銅毬一枚、然後閉目、未久毬落銅盤、即驚醒、不使久寐也、德抹斯古文之名師、夜醒忽聞百工之修業、則自責曰、斯微民也、已起久矣、拮据於賤陋如是、而吾修文學、猶不如彼乎。今之學者、聞其言而觀其行、安可不效其志而法其勤也。

交友第十九章

友者人之比也、宇內無人自足以生。自足以事。則亦無

人不須友以成也故天主歸斯民於同宇命其結親交友彼此相助焉倘除友于人是除日月於天除水火於地也若童幼者愈偏於愛情必愈趨於結友古所謂老者多積貲幼者多積友是也雖然友之積彌易亦彌危蓋幼之成敗緊係於友之善否何者恒所聞見漸入于心引而效之不自覺也聖經曰與聖者交必將入聖與善人交亦將爲善與惡人交亦將爲惡信哉伯路氏曰爾自謂與何人交我亦謂爾將爲何人蓋交于儒者多習于書交於獵者多從囮逐獸

交於醉者多湎於酒未見相交之久而不相從相法者也向爾無病但親近於篤疾者彼患將逮於爾躬矣向爾無香但親近於懷香者彼氣將散於爾躬矣古明賢謂嚴君明師之訓大不如朋友之語能動人心以此觀之凡學者可不謹所交哉吾西先知者設陳擇交真論欲童幼友其益者寡者求者而戒其友之損及衆且新者也或問賢師與何人友可荅曰於益者而已又問其益者云何曰善于我者則謂之益蓋真友之義以德志之相似始立以德行之相長始

成所謂正友之結以德爲本以德爲終是也而不忽值而相擊則著光發火人倏會談交如相擊然相交而內德之光志遂彰矣德彰而相結成友焉友以德起相長相益無已矣古諺曰燈無膏友無德不遽滅乎西史曰善者相交謂之友惡者相交謂之盟儔哉陋俗交友多惟計賤利之益而未計夫德之益則何異於商賈也耶昔者或始交於賢而富者未幾求以徵利賢曰向爾必計友吾金未計友吾身且舍所求利而永辭之蓋志於利而友者至於無所望而友止

矣嗟夫德者生人之寶也則其能益我以德甚乎能益我以財也西古名賢色搦加云眞友之妙在以彼長補吾短使吝彼善又以吾長補彼短使齊吾善若無所取以補之則亦無所取於友之義也或問聖人以益友之道答曰順我於理逆我於非直言吾惡簡稱吾善希言多行所許遂踐乃益友也若其無順逆之殊飾吾非擯吾是且狂於言而畧於行乃損友也故幼之智者於結友必勿忽必勿速焉比達卧辣上古之學宗嘗戒曰勿苟伸手而取友也蓋人性情難

測友之惡者難辨則豈可速交乎諺曰、急於取友、未免致悔取而旋悔、不如不取矣、智者擇友之遲猶有謬焉愚童結友之速能免謬乎是以先知擇友必從彼此同食鹽幾斛然後定交焉蓋限以時日之久而因擇其所從道君吾西古俗仁親智師不許幼童任意取友又不待鹽食之限也乃自定所從友而先察其益與害焉若其幼者繼世非特承父之產業尚從父之善友蓋父所已試忠信之友孝子以爲美資而無故不絕也故羅能辣多曰、父卒、而遺寶資之重、於子

大不如遺善友之衆豈不信哉薄厄爾西士大賢也、向聞其友遭患窮困、則慰之曰、爾室豐業雖亡信友之衆仍在不必憂也明忠信之友有數、則吾所當交者寡矣經云千、中取一、凡物貴且奇者必不多、多則不奇不貴矣昔者或誇以多密友賢者聞而譏之曰、爾無密友矣益友之多者初不可証試中不可密交終不可存保乃易合而易散矣色、搦加氏嘗謂吾凡出而友賢之希者、必倍吾善而歸室矣凡出而友愚之衆者必倍吾惡而歸室矣益友既覓之久而結之

固、則無大故終不可絕也、古言曰、友之無故以新易舊者、不但失往日之恩、又將致害矣、幼者無知、毋順則相結、逆則相棄、比之淫妓與其所交、時容時棄、時愛時厭焉、知道君子既友、友之德未有不久者也、

閒戲第二十章

人性如弓、一張一弛、豈能恒用力於正業乎、若幼之氣質猶弱、心志未堅、則非閒戲間之、弗能久也、德抹氏曰、人學如行路焉、路遙而無歇息、行可遠乎、學長且難、令無優游之時、豈可成異、緣急率定、將斷學、大迫、必將衰、西之古聖務修數載、德名藉藉、欲稍寬解、遇小鵲摩弄之、從者異之、聖人識其疑、遂命從者執弓使張、從者如命、既引滿、聖人又命其復張、從者辭曰、若是、豈不敗乎、聖人曰、然、則彀弓有數、而分不可踰、乃大學之務、可越弱力之限耶、木性堅固、猶弗堪久彀、乃骨肉之性、能久苦乎、鐵柱恒磨、輒細如針、石之堅厚、恒踏則薄、而人之才力恒用、能免過勞乎、故先知者雖嚴於幼學、然必量其力、使舒泰、或寬逞顏色、而從其當然之戲也、但於閒暇時、慎戒而不敢忽

耳。罷辣多嘗曰、無事之時、爲幼之所當謹也、蓋幼性
迫急、所爲不知適中、至於閒暇、或過佚豫、或侈肆慾
不思圖業、向所習文學美藝。必見亡矣。諺曰、屋久不
居則塵。斧久不擊則鈍。水久不動則臭。而幼心久寧
不用將不失其前功與。膏腴之田。或翻勞之。或空歇
之。農之恒也。但以法空之。必無不倍益。倘非法空之。
必荒敗矣。幼者恒習於正業。而或稍休之。義也。倘得
休歇之久。必將荒而棄舊學矣。何者、幼之性、未有不
忌苦勞而就安樂者。則雖早習於苦。但至安樂。必持

之固而舍之遲也。是以古之名賢嘗謂、夫色與鬮。未
試者猶易戒也。已試而欲其不過宜難之甚矣。故諸
朋有者學修之際。恒欲嗣業而不欲間斷。忌閒暇如
仇而不敢怨焉。日落泥抹聖人曰、吾居有事之時
未必見鬼魔之巧媚焉。而獨于無業之隙則不敢不
戒慌也。若見惡如賊寇焉、必乘人懈而敗其貴資以
如好學者不獲已而當稍閒。姑舍所執之業而遣他
事必不致惰於其間焉。所謂雖休勿休是也。默蘗德
氏、古之上哲者也、云吾與閒暇而無疾。寧抱疾而無

[illegible]若夫徒虐苦吾内体而已若開者多溺心於惡
所謂[illegible][illegible]之時[illegible]与邪事之始吾西数國從來有法
凡遇童幼閒遊無定業者必責懲[illegible]圄不使荒怠
而亂作若其脩學之童侍賢師之側有定時開戲哉
舒懷焉古規當此時既得齊年齊力併齊其學則揖
讓可歌謠可作詩可習奕可蹴踘可較射可擊劍可
騎驢可若慱擲等非禮之戲定不許焉聖人有言曰
幼之喜戲有道必堅其体而養其志非道則溺其休
而散其心試觀童幼何得正文分学不休一與慱徒
交密遂志前學不聽父師不顧益友飲食廢置卧寐
弗思道德不問生死不與惟言思夢想在慱戲所謂
好慱之心多不在本身是也夫慱之邪俗非惟害學
而散心志抑亦破本家之業而敗他家之產也是以
古賢論賭者于盜賊而以盜賊之僇罰處之也又曰
一賭之事槩兼衆惡好賭者多悞怨天傷義禮壞國
法置孝弟廢五常毀善俗敗家業奪民財亦以衆惡
之罰罰之不亦宜乎吾西諸國從古賭者必服重刑
其負賭債者官不爲追卽自索得之爲負者所訴亦

追反其人焉。又欲塞諸引賭之路。則凡招引舍藏賭者之流。必重懲之。愚親每怨其子之不肖。或肆賭於家而不知預止其將萌之患。則惟于正學餘力。引以閒戲之近正者。勿令溺於諸邪習可也。

齊家西學卷之三終

齊家西學
卷之四

齊家西學卷之四目錄

役之德　第九章

懲之處　第十章

役之職　第十一章

止

齊家西學卷之四

極西　高一志　譔

虞城　楊天精

河東　衛斗樞

段　袞

陳所性

韓　霖　較

齊僕婢

僕婢所以充使令也其豢之次于教子其始其職其

2

勢、詳之于左、

僕婢之原第一章

大主厥初生人、非欲相役也、性之清潔聰貴、等何有主之崇與僕之卑哉、萬民之一、猶如蒸親、孝子友昆恭弟、相親相資、成一室之和焉而已、旣染元罪、爲魔之奴、則僕役之辱、始入人族中、愚役智、貧役富、弱役强、所不免矣、蓋人違上主之命、性分旣偏、知愚互異、貧富强弱不齊、其勢不得不相役耳、否則愚無以明、貧無以給、弱無以庇、衆民何以治乎、故曰僕婢之辱、非原性所有、乃元罪所致也、治之之法、易容已已、

僕婢之等第二章

僕婢之等有五、族類一、俘虜二、罰譴三、自鬻四、掠賣五、五者之外、有賃身佣傭、其聽人命者、未至全失身權、然俗亦謂之僕役、

族類者、子體從二親分、親貴子貴、親賤子賤、理也、勢也、子之形體、係于母胎、故母胎之勢、無不傳于子體也、公論、公制、公俗、如此、中國之俗、子從父勢、因父爲一室之首也、智者依各方風俗、定制焉、然勢從形體

不從靈神。蓋身係役。而神得自主也。

俘虜者、敵國相征、多有被虜者、依古制古俗爲之奴、西國之俗、被虜者聽贖、贖如所約之價、則脫役自適不強羈也、若羈不令贖、爲傷義、凡強羈者、脫而逸焉可也、

罰譴者、罪之輕重不等、則刑罰亦不等、先賢遵上古欽恤遺意、與嚴寧寬、罪不至死、則減等徒流、令其効力報恩。法既不廢。仁亦不傷。然灋行之朝廷、屬之有司、諸役獨宜國家公務、私役則不可、

自鬻者、窮乏至極無策自全、則鬻子女、無子女、自鬻其身、夫人所重愛者性命。與自主之權也。不可兼得。則存性命而棄權矣。子女原從身出。至不得已。則捐子女以保身矣。上古負債不能償者、依國灋充役以補之、西國自天教大行以來、建院給窮、不使鬻身、及子女負債者、依諸國制、或羈役之以補所負、寬其償限、補完即釋之、

掠賣者、遭盜掠不能脫、強爲之役、然其本情非甘爲奴婢也、或買之以爲僕、悖義傷仁、不可、得其情、宜速

遣之不去遭掠賣者乘間而逃無罪也債身作傭者未失身權但既立券期當委身從主非大故不可擅退又不可荒廢主務玩日塞責也期滿乃得自主而去不復爲役矣

主之職第三章

聖經每云主人之權非人所得主實繇天主與之造物者不藉他力造物然用他物治物因以人治人非如國君智力或有所不逮也惟欲通權顯慈尊生人之意耳此權既爲天主所賜則凡爲主者宜思承上主之托須上主之命法上主之治而盡其職矣天地之主固以全能治萬生然其治非如法吏如仁親慈畜之惻矜之寛勸之智迪之正命之因才因能順使之容失懲愆哀弱啓愚策怠主人必存此心體此情方可法上主美治盡職齊家也敷析于後

主之慈第四章

主人治役之功首重慈情慈情无險不通无難不克无遠不致无功不成故曰天上天下之力莫大于慈主繇慈治役未有不全其功者也主之愛役也當思

生同父死同歸寓同地庇同天勢岐尊卑性情一也故主之視役宜如一體之肢一室之子也一體中非獨元首尊肺腑切肩背强即股足之賤亦一體中不可无者彼耳目口鼻諸司非止趋元首之急亦以公情急股足之需也故一家如一體主首也妻肺腑也子女肩背也役婢股足也雖賤可无耶保禄聖徒諭人主曰汝為主勿忘天上更有大主所施于爾役者當如所願于爾主者也上主至公无私以慈親之心濟衆急爾敢視爾役如芥因慢上主活像悖上主慈命辱人類以及爾體也乎上古名聖自述曰奴婢有所訴于我者我豈敢棄之不然審判日何以對上主耶罷辣多古賢論治曰國大室也室小國也主僕君臣也仁君于臣視如子非接如奴則仁主于役必視如臣接如子矣役賤且陋亦人子也主善視之无不覺而感者矣感恩圖報禽獸有之況人乎故曰主致慈役必致忠主致恩役必致力但慈必本義勿使狎而失敬俾恃寵長傲顛倒主從反失齊之正道矣

主之命第五章

主施命、役聽命、分也、碩主所宜施、役所宜聽者、正命也。不正而強施之。為无權焉。何也、主權自上主得之。即代上主而命之者也。上主至公无私。命未有不正者。則人主命使之權。必惟以正施之。否則何以強人從乎。正者何、義所可為。分所當為。力所能為也。不正之命。主與役異均矣。即一命之時。亦聲不欲厲。言不欲疾。色不欲猛。勢不欲迫。一有之、非止无功、且以亂役心、而散其膽力矣、諺曰、惧愛二情。不相容。惧情盛則愛情衰。力散功堕。偶成亦倖矣。蓋人情遇強拂之必逆必抗。和致之。無不帖然。有二甚于此、一猛一和猛者發命、役如聞雷震。惧而避之。何功焉。和者發命、役如當和風。喜而迓之。功不旋踵成矣。故善遇婢役者、其寢有時、休息有期、此必不可奪之情也、人有專事不暇、尤矣、無過督也、況事有緩急不同、仁主責役、急所當急、免事之誤、緩所當緩、省力之傷也、且各役才能、又復不等、責所不能、欲其一時畢數日之工、一人兼數人之務、亦非命之正也、凡志于治役者、不可不戒也、

役之育第六章

育婢役之厚薄顯家主之仁刻聖經云愛人而不養其愛不足信也大主愛物徵以發育之恩慈親愛子証以鞠育之事家主以仁道治其役可不厚育之乎欲用牛馬且芻牧之僕婢朝暮拮据祇之不若牛馬何也古言曰豢畜者減其食必減其力并減已之業也豢畜失宜未致尤怨無大害婢役失養所損多矣人之股足卑下負體之重敢厚承血氣之豐澤以繕朝夕所消之力也僕役雖亦卑下然當百務之煩非養之厚何以存力應事乎古言曰體虛必致體羸役餒必致室傾是也聖經讚賢婦曰賢婦早起即備婢役一日之需後委以所務之業也旨哉仁義之師哀矜之長嘗云凡遇他人饑渴者食之飲之裸者衣之病患者顧之振之仁義之情也至室內之役可不令之飽煖乎以故保祿聖人曰主人不顧僕婢之養又出諸无道之徒下矣无道之徒未明仁義且以公情厚恤其僕役曾是知仁義之道反忘人之公情慢役而不顧耶聖經訓凡爲主者償役之值勿緩恭其人

多窮乏。不足自給者也。早償之。即早受賜。否則呼天伸怨。天上主將哀其冤而咎爾矣。爲瑪所聖人嘗曰、呼天之罪有四。負役之工居一焉。上古一將、侵伐敵國、中途役病、棄而不顧、敵將來追、逢病役恒治之役感復活圖報焉、因暴前主之短、導敵成功、嗟嗟、一棄一收。恩讐速報。人亦何可忽于僕哉。

役之教第七章

金口聖人曰、主于諸役、宜育其身、誨其神、二者缺一不可、然育身猶不若誨神之要。神尊爲身主故也。但

欲誨必先育、諺曰、空腹不喜聽言。未獲育而服主命、受主教者未之有也、既育矣、誨不宜緩、蓋僕婢性多鈍、于義規未習、于倫序未辨、于禮訓未洽、于世務未經、初登主門、如孺子方免提抱、即入小學、凡所見聞、无不驚訝顛躓、失進退之規者、孺子无師指引、役婢无主教論、俱不能進成厥功也、或訴于賢者、怨其役之不慧、賢者答曰、是非役之罪、主之罪也。童子之業不成。師之善教、非童子不善學也。禽之愚。獸之猛。以教攻性。習人言人事。況人乎。不教役而欲其練習諸

事。犹欲禽獸不習。而自學人言人事也。造。作者先造器。未有器自生成者也。僕役者古所謂活。器。也。非家主琢磨之。安能成器耶。頑敎以言。不若敎以身。葢上行下效。主倡役和。理之常、人之情也、言敎弱而緩、身敎切而速、所令反好、役之從者少矣、西詩云、爾欲人哭、須爾先哭、爾欲人咲、須爾先咲、規矩用以為方圓、不方不圓者。規矩之弊也。規矩之弊、造者之弊也、工不巧、所造之器必舛、器舛而所作之物復舛、奚異哉、役婢者家之器也。家之敗婢役蠹之也。婢役之蠹家。主之不善敎。不善用致之。尚誰咎哉。

役之擇第八章

亞理斯多理學之師也、嘗曰、善齊家之主、于家之役、先謹于擇。後勤于敎。斯无不治者矣。智農擇地而耕、惧棄嘉種也。役婢性多鹵、或邪僻、或怠惰、非謹擇之害可勝言哉、古賢訓曰、忠僕如至寶、當不惜多金購之、旣購殫力以敎之、旣敎愛養以存之、否則古稱爾室所畜役婢之多寡。卽爾室所畜盜賊之多寡矣。擇之時、探其隱情、勿惑于貌。察其前跡、勿信其言。葢邪

者彌醜于內彌飾于外以欺人目也探役之情與智
而奸寔愚而直愚者教可智奸者教難直也古俗擇
役取少不取壯壯者染邪久難改圖幼者未染即染
未深易治也譬之樹木愈老愈難移穉易移且多茂
盛矣禽獸之中幼者易習人言與人務老者弗能也
西詩云土器初承之液至終必存其氣幼役初來領
善教易從主指易習正規壯者聞教雖勉從之然須
除舊習始可加新功也擇可教者教以正道使不昧
萬物根本及死生樞機蓋人不知正源者必溺于邪

流不敬上主夫不敬上主安能敬下主耶又凡不知
生死之主及生死之機者則善惡異道不能分別善
无繇進惡无繇遂外雖若慎內實无忌也既无所忌
亦无所望則无惡不濟无善不棄矣蓋徒知忌主之
目主不見无不從性之偏者惟真知天上有主明鑒
其私且權其生死而報償至公將內外上下必有所
忌以禁其念之侈亦有所望以奮其心之善矣主人
盡力啓役之朦而迪以正道必將實益于其家也其
役實畏上主而忠事之未有不忠于家主因順于命

直于心。懇于情。信于言。勤于業。絜于跡。簡于用。內外溫和順逆如一。葢諸功及正道之力所致也。若役之迯于異端邪說者反是。聖經所云、惡樹之果無不惡。善樹之果無不善。豈有邪道而生正功者耶。

役之懲第九章

先知之訓曰、役教有二端、或導善、或懲惡、二者缺一不可、葢役㑹性情、愚者不必言矣、即有美而習善者、然至應務之際、或眩惑不决、或進退無主、未免多謬誤也、矧人心無恒、難守所操之正節、非定罰以警之、恐一恣即難止矣、西詩云、病治始萌易愈。久則難瘳也。故主之明者。日巡役之室。如官之巡行要地。朝暮一察。以杜他端。排所當排之弊也。聖經云、畜驢者必養之、任之、箠之、三者缺一不可、聖人註曰、治役者之善喻也、豐育、任使、督責、三者可缺一耶。豐育不任使、使其肥壯、習閒。將致抗主招害。任使不督責、終无不生怠玩、開弊端矣。諺曰、役生時、則箠役之具、亦與俱生矣。葢謂役與箠、如形影不相離也。伯爾納多聖人嘗曰、以善使役、獲其愛而從命者、首功也。不獲其愛、

則使其畏而從命者次功也物之總主以是治世國之明主以是治臣家之善主不以是治役乎然役而无過者難得也有過而主不知不明也知之而不致罰主之不仁不義役之不幸也主有此役無不破家役以此事主亦無不喪心隕命者也巴西畧聖人曰爾役之體係染于疾則治之爾役之心染于惡而不顧不治耶與悟斯丁聖人曰責其役之惡正仁者事置之而不責是恐其陷溺不仁之甚矣金口聖人曰鄉有逸畜見者收還其主爾役失道流于邪而不之顧視爾役不如鄉畜矣古聖嘆世之不明者曰嗚呼失小畜者徧求之貴重于畜者失不及知知不及覔何其諸畜之失損爾貲未損爾躬爾室焉役婢之失非止貲損併主名主躬主室亡矣故與悟斯丁聖人曰爾役之慾不爲大惟爾不及責之慾爲大也爾役之罪所損輕惟爾不責所損更重也歷觀巨室傾覆者槩繇于役之不肖而主不知責豈獨不仁于役已耶是役之罪非急治之若瘟疾酖毒沿染弗止必至毒衆甚至招天主之僇可不慎哉

懲之法第十章

役固宜懲懲之法將如何古箴曰責役有三戒心之怒言之厲刑之濫也然戒心爲首蓋心動怒時不能自主言將妄發刑將濫加矣罷辣多大賢將笞一役覺怒萌姑貸之曰怒止必笞汝至若言之厲者適足汚己口刺衆耳辱役身不及治役失不若和言之易入而利病也驟雨聲勢猛益物微反有衝決傷敗之害其雨聲微益大浸漬長養之無已矣故保祿聖人諭爲主者曰勿震爾役致失厥志聖經又云爾勿亂室中如獅煩擾爾屬慢虐爾役也倘心平言和矣惟刑之濫亦虐主非仁主矣責撒耳古爲西國智王其大臣怒僕損玻璃器投諸池以飼魚王聞亟責之曰爾視人命如是輕器如是重耶吾耳猶不堪聞爾目寧忍視耶故不仁之主責役之刑過濫是自陷于大惡也或以役婢不奉命爲己辱遇于刑是自加其辱也蓋役雖有過刑之當必能伏罪而圖改倘无故疑之无據誣之繼之以刑刑又无度惟求洩怒則役雖欲懷忠効力其道无繇也更不獲已至亡去或自殺

甚至有弑主伸怨而復讐者、可不戒歟。凡責役與過、宜不及法物。主之仁。償人功、未嘗不罰人罪、時時臨汝監汝、然恒恕之、緩之、以待汝悛、或乘機振警之。不急罰治、傷愛人之度也。役始犯時、遽刑不若緩治。發其良心、猶可改圖也。主之仁智者、非惟謹治其前、且必杜萌于役。凡邪惡事无孤行者。一犯不懲、次犯即起。一惡既立、衆惡相牽、以環承環、漸結成鍊、縈係心神、致終身難脫矣。故欲免惡流衝突其室、敗其族屬也、必須防之于初倪。否則役所犯之惡、終必歸于不禁之主矣。戒之戒之。

役之職第十一章

人初入世、如軍士入伍、不能自定所位、自擇所從、惟從主帥命、安分盡職而已。役婢或以族類、或為勢逼世變、皆當安厥分焉。一人身兼多體、或尊或卑、主役之勢不齊、然宜相和、各守其分、執其規、急其務、盡其忠焉。故為人役、以安心守分為首功也。夫處役雖冒苦辱、亦可立志為賢聖。西土上古大賢若瑟者、見妬被鬻、為奴外方、守正習道、恐苦不改其節、卒成大器、

功德滿于中外、夫誠德之修、賢聖之成、不係位之貴賤、事之順逆、勢之尊卑、惟賴志意之誠、天主佑輔之功而已。況苦辱較順美、更益神修、何必越分圖自主也。既安分、更思盡分、如身之百體、各有所司、各以時運、無相礙阻、而各致其功焉、夫身之各體、目視、耳聽、似逸、手持、足行、似勞、然各體恒急于職、從靈神命、未嘗妒逸辭勞、則善役者、當任事時、亦宜惟主命是趨、不怠不忽、以期成功、雖値苦難、操節効力、不敢中悔而止也。葢聖人陳各品之訓、茲述其賤役者凡六端、

一曰、忠家主如忠天主、葢主役之義、與治人之權、原上主所命也、則凡逆主命、即逆天主命矣、故聖人命役于聽命時、勿視人主形貌、止視上主神旨、勿獨悅主人目、中主人意、併悅上主心、中上主意、建不朽之勛焉、否則役功雖大、實徵與肉身并殞、無報于後矣、則凡忠而役主、如役于上主者、其役非賤役也、至尊至大之業也、厥功非世財所足償、惟天上眞福可以報之、

二曰內外誠敬。有內无外。謂之賣。有外无內。謂之僞。外盡禮爲義。內盡忠爲仁。內外相接。仁義相偶。役之道全矣。多瑪所聖人釋經語。復譬曰、善僕事主。如人子事親。外禮內敬兼之。又曰、役敬主之誠。必驗以心之謙言之順動之儀也。動而失儀。言而失和。証其心之不謙矣。故心言動。缺一不可。

三曰、善事主者、无所不致其忠。意正、言實、絕諂媚之詭跡、一覺主意、不待施命、自趨其務、務未成、命息不息。務成、有功不功。凡事圖主利而已。以主利爲已利。不及于內頑之私者。忠役之義也。

四曰、不從亂命。主命非正。寧死不從。義理至尊。君公之權不敵也。時或主命與官命君命及義禮之命不能併全。則寧從義禮之命。諸凡命有違義者。辭之。西國古有善僕、勤于主業、主囑以不正之務、僕明告曰、僕來投主、欲勉善盡忠也、主命不正、恐溺僕于邪、僕之忠无繇立矣、敢命乎、逐僕乎、請擇于斯二者、主聞言大悟、嘆羨不已、加寵焉、若邪正未甚明辨、從主命。不可恃私智也。蓋凡遇疑難之事、與信已之私識、寧

信人之高識也。況役乎。

五曰、善役者。非止善事賢主。併盡忠于闇主也。蓋命權係大主。人代宣之耳。命旣正。不論施自何人。必當順從不違矣。伯多祿聖人論役曰、爾主雖不肖。爾必忠。驗爾之誠。蓋忠于賢主事易。而功小。忠于不肖之主。忍。詬。毋詈。不怨。不報。迨殺。不衰。乃忠之至者。獲天上之厚報矣。蓋天主至公無私。叛逆者君公必罰。忠順者奴僕必福。臧獲何足以限人哉。

六曰、勤事。善役者于家務。无時不拮据焉。蓋主之取役、取其使之如活器。非取其藏之如寶器也。役之投主。亦豈徒以坐玩哉。以趨命也。家務雖有作息二限、乃勤者于息時、猶不忍息。況敢荒于嬉乎。獲役如此、猶无價之寶也。謹守之。厚育之。不暇。況敢虐之乎。

終

齊家西學 卷之五

de domus gubernatione

tomus -5-

齊家西學卷之五目錄

01

止

齊家西學卷之五

極西　高一志　譔
虞城　楊天精
河東　段衮
陳所性
韓霖　較

齊產業

家之齊、繇人及物、人學析矣、次陳產業、其屬二、一係內、資財也、一係外、農務也、

資財第一章

資財于家猶身之有脉絡也故從古論齊家者必重乎生積焉其道有四義誠勤儉謂之四得反義爲貪反誠爲詐反勤爲怠反儉爲侈謂之四失有四得無四失資財不生積者無有也有四失無四得資財能生積者亦無有也古賢哲復以智謹爲治財治產之二翼焉蓋有財無智如奔馬無馭勒可御乎匪直難御且害主身矣又曰財入愚者之室如刃入狂者之手蓄不逮身者鮮矣古賢凡一愚而富者目爲羝羊羊蠢畜也羝非已有益人而已愚者有厚資終不能享與羝羊何異乎或擇婿與富而愚寧貧而智蓋以富而愚終必貧智雖貧終必富也既智矣非濟以謹不可凡物以是生者亦以是存財以勞謹生亦以勞謹存也古言曰財之母勞也財之父時也聚之甚難而散之甚易故智且謹者必有積與用之正規焉凡資產有安托妻者有安托役者有自任者蓋室務繁瑣智力有窮非分任之將不勝勞然雖分任又不可不時察之也或問賢者何灋可使馬壯答曰主時

視之問何術可使田茂答曰主時履之蓋主不勤可望僕勤乎夫上勤而下惰者有之矣上惰而下勤未之有也古齊家之諺謂主先寤後寐益家務以主命始亦以主命終耳或問其鄰何務富答曰不細較一日之益不寐也至一室終歲之需必預徵貴賤而以時畜聚之勿待時迫然後求之或問一人先貧後富何以致之答曰買賣及時需用有序計物之良楛料時之貴賤權巳之出入而斟酌之日用器物俗尚華不惜破產以營之智者量力備其有益者而已僕客貴整潔私用惟朴素諸器有籍時爲稽察一免失遺一便取用也其或造屋勿圖觀美但取實用堅固而已人有男女主客尊卑之異位須得分別之法物有貴賤乾濕寒暑明晴之異勢必合其物性之宜焉

農務第二章

農業非人智所生人學所致乃造物主所命也開闢時天主肇造初人命司名區百穀自生自成不勞而受豐穡焉既犯命乃令拮据地產然後得食自是子姓繼業萬載弗易也後世逐末者多厭古棄本不知

農業國家之筋骨。筋骨散。國家敗亡矣。古有王曰比德者、國中有礦、盡發其民掘之、厥后賢而智、欲悟王、俟其飢、取金造美味之形以獻、王初喜其異巧、然飢方需食、后復以金進、王怪問故、后曰、王命民掘礦廢棄農業、倉廩空虛、庫但有金耳、王何不以療飢耶、王大悟、即命撤礦夫之半治農焉。禮固爾哉古大賢平分界內地、令勤治之、一免妬害之端。一避閒暇之害。且以豐國中之各室、而寧其婦子也。西名哲外遊、値一邑土地闢、嘆曰、有道之邑也、外治內[illegible]、[illegible]不治者

矣。古賢欲表農業之益、畫美婦乘牛、手握巨桶、滿盛諸穀果、牛行、婦手撒穀、隨到隨富、意以美婦農業也。牛農所畜以稼穡者也、滿桶者、農所致之豐盈也。農治所至、未有不富者也。西都有司、專察民田、値不勤者、懲不貸、蓋志于國治家政者、無不謹農業者也。況農治非止益家國。甚益身心。蓋業農者質純忠朴、不諂不淫、無妬無恨、不誹不殘、不貪名、不矜志、一切非公非義之心、農業無與也。故聖賢志精修者、多力田自養、堅操修之志焉、又觀古今碩德、多從農起、卒乃

綱紀國家澤及生民西國往往有名士故畧隱跡治田國倘多故衆推立之使執政故畧不得已從之功成身退仍井原業鄰國聞其賢饋以黃金故畧以自種之蔬于來使曰吾所需者寡爾手足備之多金何爲謝不受伯爾西亞國有農家以巨櫑獻王王奇之賜以牛具使治大邑曰能致櫑若是大必能致邑大也歷山古明王帥師數萬征服敵國聞中有隱士力田捶之國政辭曰臣所需甚耿小業即足備之悠然樂也王令治國恐妨前樂柰何王聞大喜更增寵秩焉

近古西有總王老而倦勤隱于僻地灌園爲樂大臣求復朝政王執臣手入園指所闢之區與所藝蔬果曰此我所治當取而享之可弃此樂復投冗苦耶中古或問土神國中誰智答曰彌肅復問誰福答曰亞額老二人皆農而隱者也則凡有志家齊者宜加意以謹其事矣

擇田第三章

凡治田首須論地兼氣清力厚二者厚而不清獲雖豐而人多病清而不厚力雖勤而穡不豐兼則稱完

美焉、次不欲近江河。恐值汎漲漂沒。不可保也。惟近泉溪湖池。則多益焉。施灌漑一。備飲噐二。供庖廚三。便澣濯四。節燥燸五。修魚渠六。便穀粟及諸壅之運七。滋澤溥博。正如時雨也。又須遠惡鄰。侵奪起訟。結怨妨業、古所謂與親惡鄰。寧親虎狼是也。又不欲遠難于巡行。不經主目。必不能茂盛也。夫欲識地之善者。有實驗可憑察焉。凡地未經壅治。叢發美草多種者善。掘坑取土。復以故土填坑。有餘者善。取撮土水調指撚。易化而黏者善。又投地不散者善。土色首黑。次黃。掘地濶深數尺。不值沙石硝礬之類者善。取土浸其水中。嘗其味不鹹苦者善。又不欲散難于經理。不愛山坡。勢高恒風。易枯難澤。雖加以壅與美種。遇風雨易去也。故卑且平之地善。又不欲多難治易荒。又善擇地者。取東南益陽生陰殺。非得陽之初氣中氣難生。即生亦難盛長也。

擇農第四章

地既擇矣。須農人治之、地善農不善。如倩筆入鈍手。良馬遇拙御也、農有二。一恒業農、統任一庄之務、一

貧佃農、無定業、定主也、擇恒業、農法、不欲富。不欲貧。富者怠而自便、不爲主計、即勤亦惟勤其私而已。貧者無力无志、工必缺、況恒有所求、縱勤而所營不償所負、人日窮乏。業日荒蕪耳。又察性情。考行蹟、名不潔、性不良、恣酒色、喜負債、失他主之信、雖勤不利于主、不可用也。蓋不忠舊主、胡能忠新主、生平汚已害人、胡能一旦改而善乎、幸值善者、厚待之、親歷其田、審其業、啓不明、給不足、補所缺、償所勞、厚遇之、農必思以報之矣、欲農不失信謀業、法其善于主先之主

不公不慈、何望農之信且忠也。愚主恐失小利、反失善農、用舍无恒、優恤无法、農心不服、地治荒矣。貪主損農自益、或不待農隙、覊以私務、致誤正業、獲一失十矣。暫雇農者、覔有力與性敏者、厚其工値、時其飲食。節其勞逸、恤其窮苦。如是則不待督迫、自敏于事矣。此外廣建田舍、令農及畜、或藏禾稼、貯農器、次覔小區修菜圃、備日需、又次掘井穿池、育鱗蟲、飲諸畜焉、

農職第五章

善農之要有十識。一曰地。二曰穀。三曰時。四曰力。五曰利。六曰水。七曰壅。八曰畜。九曰機。十曰議。十識備、斯稱善農矣、

識地者、地之等無筭、即一區之中、色與能力亦不同、故農非眞識、弗能隨地藝之美種也。善教者先識其徒之才。善御者、先識其馬之力。善渡者、先識其舟之容。農非識地、能治之以盡職乎。大都地品、卑善于高。平善于陂。陽善于陰。黑善于黃。黃善于白。與紫。因各區之勢。或木。或穀。或蔬。施所宜種。斯善矣。

識穀者、穀之性與所宜之地、皆有辨。或宜高。宜下。宜乾。宜溼。宜先。宜後。即一類中、亦有鮮。老。巨。微。強。弱。好。醜。之不同。種者。食者。雜者。藏者。各有攸宜。惟智農知之。

識時者、凡農職之要也、稼穡之功、培。植。栽。種。移。接。壅。籽。灌。溉。俱有定時。日月會朔有定度。收。穫。藏。蓄。有定日。不可易也。一失時。諸務失。一歲之業亂矣。加篤名賢毎戒農曰、勿忽于時、一時之失、并敗後之諸務也。愚者値微阻。輒輟工後委。不知後日亦有定務。安能

幷力二務乎。古謂惟知諸時之勢者、斯不難富也、

識力者、智農量力受田地、過其力、如加重于畜、能勝任乎。愚者貪多、人工物力、穫不償費也。智者法駱駝、駱駝自臥受任、能起、即能負、既起不容再加矣。

識利者、農務繁、治規不一、時力有限、不能兼成、智農識其費少功多者。審異方之俗、詢異方之士、益智利業焉、近有巧器數種、從遠西來、極益諸業、爲利無窮、

識水者、田雖美、无水以調雨暘、利終薄、故農之智者、備汚池、或引泉水、溝渠多方致利焉。不然、有水不能用、或能用而不盡其力、益必微矣、水多或不多、而勢甚急、足運水車二輪、乃獨立一輪、或水勢足潤百畝、用不得法、僅溉數十畝、水力之半棄矣、或灌溉時、太過不及、無益有害、繇于不識水之力與勢也。

識壅者、壅田之功、于農爲要、善積難、用之得宜更難、益籽壅之類不一。地與種所宜之壅、又不一。多寡先後、溼乾、純雜、及早遲、諸等無美之情、非智者、不及識之。

識畜者、凡欲治農、无牛馬等畜、是猶計造无器、計渡

无冊也。畜之類不等。類之中又各不等。或畜之力。時時又不等。育之規時時處處又不等。先善擇。既擇善育。既育善用。農之智者審之。愚者忽之。

識機者、諸機會奇遇非常之幸也。無定時定處、非智巧所能圖、或事會時逢。或造物主引使之也。則于農隙于急務、于種稼、于穡積、于收藏、于鬻市、于栽植、于移接諸務、非討非思。値大爲之機緣。倍益之善端。農之智者。預爲後地。无時不備。得其機而急乘之也。蓋機一逝。不可復追矣。

識議者、農業繁異、時勢恒變、識力有限。難免諸惑。能非好問博議。胡能盡曉。聖經云、多議多福是也。

治地第六章

凡穀異類、必異性。異情。則所宜之地。與地所宜之工亦無不異也。至各國所尚、亦或不同。茲畧述遠西、與中華、相參補焉、夫善地既托善農、則先量地情勢、因定所宜之穀、之水田、外築隄。植木棘其上。一以障潦水。一以拄踐踏。一以禦牲畜。一以防盜賊。地勢尚平平則受播種。承日月。容灌漑。停匀无頗。獲益更多焉。

地情愛潔沙礫草棘芟夷淨盡不使停汚注惡也又須盡定區域及內外阡陌不使太潤太長太窄太短種未播耕貴多貴深貴密耕深者一以拔草根二以動頑土三使穀根深且固寒暑蟲蝨不至遇潦水亦易滲下不致停面淹敗也故耕深者費力多所得亦多也所宜慎者耕起之土或惡于地面之土則勿翻與夫燒地之耕亦不必深蓋土皮易結生機難通遲發遲熟矣況久藏遲發或敗于地或爲蟲食生者僅半耳耕時忌甚溼甚溼則結塊難破忌甚乾甚乾則土硬難開費工損力矣地欲再四翻之始種茨于地中四週備溝渠瀆池積兩水之餘以濟旱茨時加壅耔土力有限漸漸消弱如人體常受勤勞非飲食補之力不繼矣地之澤潤多得于壅積壅施壅之詳另有本論

播種第七章

百穀播種有時有灢麥有二種早者宜秋晚者宜春種欲潔欲美欲實子之強弱係親穀之堅好係種古諺曰爾所穫必將穡此之謂也故智農先擇美實篩

之、洗之、旣淨且乾、然後播之、腴地。種宜寡。瘠地。種宜多。蓋腴地鮮不生。瘠地多不生。故也。播時欲勻。雜合糞灰。覆之以把。禽不得食。蓋播不勻。則得種亦不勻。多則相軋。不得發。少則枉地。不得生。然覆不欲深。深則久埋至朽。或爲蟲食矣。西土多方禦蟲害、未播先散以灰、或合硝鹽。種之時、幷播白苣種、初萌及稍長、則力耘之、惧狼莠害佳禾也、故怠于耘者、必致善穀之遲且虛也、

黍有長莖短莖二類、短者良。種時在春末夏初、厥地喜易、喜肥、喜頻灌、不忌寒露風雨、兩月可熟、故五穀之中、惟黍省地力。省人工焉。又一本叢生有三四十莖者、故立苗欲稀也。種時宜晨暮。不喜日中。種卽覆壓之、恐受日氣、土裂種枯、不能復萌矣。故智者且播、卽重覆之、使根深固、卽遲發、然積多力、終獲大利也。遇熯時、以黍與諸種同浸一二日後播之。其發速且盛也。諸穀中獨黍喜早耘。蓋性粹體細。根不深。一見草。不舒長矣。他穀性粗體強。耘稍緩不妨也。然亦不宜太遲。蓋耘之遠者熟、亦速且盛也。粟性熱于黍。種

12

雖同時、地不必甚腴、即高坡沙地、可久敵尤熯、稷于百穀中最粗、最喜濕、耗地力多、貽人益少、習農于地之下者播之、不屑費工、恐奪他穀之力也、

蚕豆于豆類中、體大性粗、厚地寒時種之。不論冬前冬後。地薄則孟春將盡日種之。加壅前後皆可。始生即耘、破其圍土、易長速實。若種望前。多被蟲壞不實。穀中惟此豆不勞地力。更藉壅益之。故種豆之地、次年種麥。无不盛也。豆有多種。大率愛善地。地欲三翻。孟冬、孟春、季春翻、後宜壅。壅後宜播。播後宜覆。播前宜浸。耰不厭再。種不厭稀。自足壅田使腴也。

稻各地可種、地磽則加壅溉。冬前後翻治、既平、依形畫區、內外立隄、開渠備溉、次擇美種、浸一日、播之。引水寸餘、則速生、又孟春種一區為秧、秧出夏初、分插、溉水宜恒流、不使久注、致朽秧、水不久浸、亦不久缺。秧太盛、稍閉渠、日晞之。消濕之餘。結粒時加灌溉。備或霧或熯之虞也。

種樹第八章 移接附

古云、有田而買木及薪者羞。是故種樹為農業要務。

但薪木所資其有果實者又以備他穀之缺也故農之勤者首察地勢種穀外地畔路傍依法植木不虛寸土以失利也瘠地則植無實之木如榆柳等不損穀類數年後材木不乏矣植在秋末春初前半月間施鋤治外開小窩注雨水每秋末削其餘枝結實之木愛高地東南更善地與濕寧乾與肥寧瘠未種前二三月先開大穴以清其脉植時以稍乾糞合土之善且碎者力壓其根又以小石圍其根為久存水與土之原液也植時層層實築外開窩時溉之歲鋤三

次稺弱則扶之以木密視而治之不使內生之蟲外至之物得害也栽之時必前半月者益月主陰月進氣必盛屬陰之物亦盛月退氣衰屬物亦衰矣故農植物必候月進栽物必候月退也又長樹多死即活亦緩長難實又候陰雨免日暴修治之時宜冬末不空始萌吐花時也月退時削其餘枝必近樹幹從外衷下于內不令雨露漬心及皮致朽爛或生虫也治時又欲徧除舊葉不令結腐虫春初培植若結實太繁減三之一否則果不大且力過損次年不實矣

移接法甚多且異、然分枝接、更穩且利也。接于春初、樹脉開、陽氣施時、寒日十九八九、益熱主生、寒主殺也。貴于月將落時、受夜露之滋、免晝熱之害、又愈近乎根、發愈速且盛、益愈親其生之原、愈得地力多也。又所接之枝、須美、須全、須鮮、取向東者、長不過四五寸。接時僅留二三目、以便發萌、首目切近于分處、向乎外。既接、縛之以黃蠟、塞左右空隙、外包以土、土外裹以乾草。

西俗多于地外道旁、樹桑保蠶、益倍于諸樹之利[illegible]

月桑子既熟、取種播之、次輕覆以塵以草、又灑以漿水、至來春復鋤、畧長、移于他地、數年後桑不勝用也。樹葉白者、細軟、宜食小蠶、黑者粗硬、宜食大蠶、黑者生絲細美、然蠶成、俗多種白、從其便也。

壅田第九章

凡欲田腴、必多糞、糞多糞不如歇地、歇時于夏冬間、反土耕之。未能歇地、則于穫後焚餘草而耕之、令灰入地脉、得雨潤、益不可言。焚草非止助糞、亦滅蟲、為糞矣。又法、反土于冬春二時、種豆、豆長則反之、覆以土。

後種麥。必有大利。省他壅焉。又法有、種日豆。匾大而苦。與麥合種。土必腴。蟲必減。或屆而入地。苗必茂盛矣。又法撒石灰于地。非特殺草殺蟲。且能肥地。又法取溝渠之泥。與石灰合之。令熟。播地可致大利。又法取諸畜所籍之草半爛者。合畜之糞。積深坑。待熟。撒于地。隨覆以土。西農多用此法。以上諸壅。愈新愈有力。貴月進之日焉。又法、凡地瘠者、于孟春連灌十餘次、與實壅無異、又法、夏日收道上埃塵、秋末播之新麥上、又法、收治硝者之遺土渣滓。可當善壅。又法、取乾草等物、鋪路上。人畜踐之。雨露濕之。久則成糞。又法、積落葉于道旁。掘坑貯之。或以畜尿。或以雨水漚之。或單用。或合埃塵。又法、凡場圃房室道路之污泥。或治皮者所去渣毛等物。又鷄鴿等禽所遺穢。及諸朽悪之積。俱足當壅。又人物之尿、爲首壅。然須浸之以水。滌之以埃。或灰。廢有益無損。又法、江湖塘池之底、所生腐草淤泥之種。曬乾碎之。亦可當壅。各國有多法、不能悉述、姑拈數條、待明者類推焉、

水瀽第十章

水法有二、地多水、求去之。地無水、求致之。凡田自湧水、或旁注多水、致損苗。一法相地高卑、掘卑益高、則高處乾。卑處成溝。聚水或留用。欲外泄皆可也。又法、引外來溪川之水。中漂汚泥之地。內注之水。無不從外水泄者。又法、徧種多木、木長餘濕漸消、又木根左右開長致地墳起。又積年所落之葉漸墳水脉、不使湧溢矣。發水之地、不大不濶者、另有法、用器汲餘水、使外流、法見後。或又壘沙礫、堆薪木水中。覆以善土焉。其或無水、則用取水之法、夫水法關于農業甚大者、以水之于地、如血之于體。體无血不活。地无水不潤也。其法有二端、一隨地勢、覓可取之水、善用之。地勢高卑、乾濕、肥瘠不等、或外引溪河湖瀆、或內掘井池。一備水器、得水多而用力寡者。西器為妙。譯華文者數種、畧見泰西水法。近有新出者、更省力焉。

貯穀第十一章

穀熟、月遲之日、割之。晒乾取粒、再晒、至極乾、藏之。藏法地欲高、欲透風、不則易朽。地欲潔、空醋洒之。乘熱高積、再洒、免蟲患。可久存也。又法、積時雜入黍米、黍

米性寒。能節穀中發熱之氣。免腐也。偶藏不善。或生蟲。曬至極乾。篩至極潔。日將落時。帶熱藏之。堆愈高內懷之火必愈鬱。蟲必速繁。數月穀漸復涼、後不復受損矣。又法、積穀時、撒莽葉于中。取甚苦臧。內蟲不使發。又法取乾木炭。或石炭徧入穀內。又法揷毛竹管于積中。內熱氣繇管出外涼氣繇管入。穀存不朽。

養牲第十二章

養牲、分農力者半。農之得牲力者亦半。各方所用牛、馬、騾、驢、無定規。以理衡之、牛更便于他牲。何也、他牲驅使易。成功速。然不耐久勞。值肥腴、泥濘、邪陂等地、不勝任矣。牛力强。无不宜。耐久勞。食易備。疾易治。即老。皮肉可用。騾馬諸牲不及也。牛之善者、不論形之大小、美醜、擇齒幼、力健、且全者、得則慎育之、勿過勞。溽暑風雨之時、非不獲已、勿使焉。偶勞、以熱酒噀其口。或熱水洗其蹄尾。或乾草擦其汗。搔其汚。鋪草而臥。以相宜之水草喂之。更宜慎者、擇善役專治之。諸畜生豐地、不若生薄地、與山陂。以不耐勞。命短故也。牛之善者、首微頷、舒。目大而黑。角短。鼻濶。耳毛。體長

且厚。乳長大。毛輭密且短。色深黃。或醬油色也。

牸牛身欲長。不高不矮。色深黃。或近紅。背欲寬。腿欲粗。躰欲窄且圓。胸濶。首短。額廣。脛壯。目黑。大角短尖。尾長細多毛。若是者爲牸牛之良者矣。四歲始衰焉。

犢生四十日後。始喂以草。六十日後。斷乳。五月後。月退日煖時騸之。騸後勿勞動。厚育之。平復漸習之服役。爲習法以老者伴之。古言曰。犢學耕于老。是也。

羊之利。皮、羢、肉、乳、糞、皆厚于牛。育之尤便。相羊法。身宜大。腿宜短。脵宜多、毛。尾宜濶。乳宜長。抵羊腿欲

脖腔欲廣厚。首耳欲長。目欲黑。尾欲長且濶。若是者爲羊之良。忌寒風雨雪。出牧必日高避露霧之害。入必于日暮時。月數以鹽吹啖之。春擇日煖月退時。搔其羢。夏末復剪其毛。乳治爲膏。西國以爲大業。其法另有論。

養豚有大益。无大費。身耳喙背長者良。能多食故也。善育者必以牢。厚其需。潔其藉。多存牝以蕃其類。牡者備用。

馬之良者。取形之不巨不微。頭小。額瘦。目黑大。不淡

耳短峻而尖口鼻長大而濶頸不長不短胸濶前凸背尖豎腿高骨大而直胯肥而平尾長而毛細密者

馬之良也

驢之善者三歲后用之十歲止身欲高頭欲長首欲大耳長身濶胸廣背峻胯平腿齊尾短

騾種雜因驢與馬合帶二性力之強繇父身之壯繇毋良者價高與馬無異牡者強于牝者多用之以任重致遠命更長但牝者性順便習農務耳毋之善者身大首小頸長而曲胸濶胯平肩背壯且圓腿細蹄小筋多肉寡目圓而緻耳長色尚醬或深紫或淺黑牡之勢不同牝身宏實而背尖胯扁于尾肥粗欲得善者須備所繇生之種或曰焚騾蹄可以逐鼠亦一益也

禽蟲第十三章

農有場有圃有池塘多育雞鵝鴨鴿等其益必廣矣雞尚黑色味勝于他色性更馴又多生卵卵更佳雌善于雄兼能補益也各方之雞有多種線雞更美性喜育雛凡雞與雛付線雞掌之愛護小雛較母更切也

餵以稷、及穀之熟者、易肥、

鵝色尚白、宜近水、宜近草場、因其得食之便也、育法取七八卵、令雌鷄抱生、多于鵝抱者、雛肉更佳、有大補、冬鵝善于夏、西俗用鵝絨備裀褥、以煖于綿絮等物故、

鴨與鵝無大異、但肉味更美、更益傳類、更繁、更易育、無多費也、鵝鴨冬日需粗糲、或菜果亦可食、

鴿居于高。避外虫、欲潔。免生虫、及所遺之糞、欲近水便行浴、節內火、欲地之廣、且治者。以便覓食、向南擬陽氣。避北風。冬月無外食、備內需、免亡散、春末夏初生子、先存種、餘食之、夏需黍穀、冬餵以葡萄子、及麥稻之粃者、

蜜蜂亦農業之一、西北諸方、棲林中枯木、或石竅中、不待人治、蜜蠟較他所更美、育之法、房喜煖靜、向東、受初陽氣。避人喧。近水濱花草之地。性好潔。喜香惡臭。忌風雨。房板造者上。土竹次之。夏末秋仲、割蜜、留冬需、杜他適、勿擾之、傳類衆、預備新房于和暖之地、以香草置舊房前、迎之、分前三日、房前必喧、是時預

21

以法備之、或以蜜酒、或以鮮乳、或以香液、洒新備之
房、不止、即播揚水土以止之、或輕擊鑼鐘以追之。正
則以香房引接之。夏月頻逐房中之蟲。冬月勿動、置
多種芬液于房、

養蚕爲女紅首業、亦畧陳之、蚕種懷于春孟、生于春
仲、氣温桑柔、取其美而鮮者、以絲必應桑故也、既生、
置之潔板、先擦以醋艾等香草、籍以細嫩桑葉、欲擇
美種、瀝、置温酒中。棄浮取沉。晒乾懷之。生而壯健易
長。耐寒冷。倍蕃庶。育處、欲潔。欲靜。欲暖。最忌風雨。
寒。溼。及。鼠耗。又忌人手觸。葱蒜惡氣。與雷响。大炮諸
喧嚣。棲板上下成列。上窄下寬。承上之落下者也。育
時、初止旦晚二時。壯加午。葉以桑爲首。欲青忌溼。前
一日。擇善者拭之。白者不如黑之加力于蚕。加細于
絲也。樹宜種高地。砂礫地。不宜水地。以葉溼。食之弱
而易病。故將結繭。備乾枝。密排立成圍。既結繭。擇淡
黄與醬色者。存爲種。餘置日下。內蟲死。即抽絲。毋遲
也。欲多細絲、衆蚕生時、取大者、黑者、及壯者另置之。
結繭後、存以爲種、偶染病、密潑燒酒于地。焚香草。猪

82

油。酒。醋。潔居屋。及樓板以治之。遇太飽、三四日勿喫。
病者除之。勿令傳染。時察屋內之氣。覺不善。煖睛之
日。開窗取清氣。或多焚香料。亦足救之

終